

七 宗 罪^①

(续完)

文 / [美国] 安·凯文·沃克尔

译 / 一 匡

56 内景 米尔斯的车里——上午

米尔斯开着他的车跟在一辆警车后面。萨默塞特持枪陪他同车前往。米尔斯看来是憋足了劲,随时准备行动。萨默塞特撕下两片新鲜的蛋卷,大嚼起来。^①

米尔斯:你有过一支枪?

萨默塞特掏出枪,打开检查着。

萨默塞特:我24年没有摸过枪了。我真想开枪而拔枪,也只有5次。虽然从没有真的开火。一次都没开过。(又把枪收好)你呢?

米尔斯:从没摸过子弹。我掏出过一次枪。开了一次火。

萨默塞特:然后呢?

米尔斯: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行动。我们是后援小队,我进去时非常的胆颤,仍被看作生手。

米尔斯开车拐弯,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

米尔斯:我们破门而入,寻找那个毒贩子,对了,那厮竟开了枪。一个警察手臂上中了弹,那家伙撒腿就跑……挺像电影里的慢动作。(稍稍停顿)我现在还记得坐在急救车中的情形。他的手臂好像成了果冻,掉下整个一块肉。他当时就因流血过多死了。

一阵沉寂。

萨默塞特:那场枪战的结果怎么样呢?

米尔斯:我击中了那个家伙。我击中了那个狗娘养的。看,起码在那会儿我干得真的很棒。驯服了那么多街道痞子。我总是有这样离奇的好运气……总是事事顺利,可是这一次却好的邪乎了。(稍顿)我一枪就击中了他……正打在他的两眼之间。我晓得,往后的事是市长给我亲自别上勋章。照片上了报纸,整整占了一版。

萨默塞特放下车窗玻璃,感到凉爽的空气拂面而过。

萨默塞特:感觉好吗?

米尔斯:你知道,我原来以为它是坏事。我要了一个人的命……但那天晚上睡得却像个婴儿,一宿连梦都没有做。

萨默塞特:我记得海明威写过……我记不起来是在哪本书里写的了,但他写过“为了在一个地方像样地生活,你得有杀人的能力。”我想他的意思是,为了生存,你必须真的具有这种能力,而不是只装装样子。

① 《圣经》称人有“七宗罪”:暴食、贪婪、懒惰、骄傲、好色、妒忌和愤怒。后人仿称人还有需冒生命才能实践的“七种美德”:节制、勇敢、智慧、正义、信仰、希望和博爱。本片原名Seven(直译“七”),表面取前者之意,实则也包括了后者——二位侦探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体现了他们的美德。——译者

米尔斯:听上去好像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57. 内景 贫民住宅楼的楼梯井一早上

听过警长讲话的那五位警察全副武装,带着长枪和短枪,排成一条单线迅速攀上楼梯。萨默塞特和米尔

斯掏出枪跟在最后。萨默塞特迅速取出子弹。米尔斯睁大湿润的眼睛。

在警察们的大皮靴底下是被踩坏的毒品“快克”和皮下注射器。

58. 内景 贫民住宅楼的楼道一早上

警察进入阴湿的楼道,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名男子躺在地上,瞪着眼睛,已经死亡。

一扇门打开,一个女人向外张望。女警察举起枪,门“砰”地关上。走在前面的加里福尼亚迈步来到303号门前。他的防弹衣前胸别着一张套有透明塑料套的搜捕证。

加里福尼亚(对身后的黑人警察):就是这家。撞开它!

黑人警察举起一支沉重的撞击木,交给加里福尼亚。萨默塞特和米尔斯在他们背后几码远之外看着。

黑人警察(指着米尔斯):侦探,警察当先。走廊里各户的房门中伸出许多人头。

加里福尼亚:是警察,开开门!

加里福尼亚提着撞击木撞击——一下,两下——门被撞开了。众警察一拥而入。

59. 内景 贫民住宅楼中的一家,主要

房间一早上

住房肮脏得令人难以置信。警察经过短短的过道,一下就冲进了室内。屋里只顶墙摆着一张床铺。加里福尼亚走向床铺。被子底下躺着一个人。另外三个警察用枪对着床走上前。

加里福尼亚:早上好哇,心肝儿宝贝!

一名金发女警察走向另一间屋。加里福尼亚举着枪,逼近床铺——

加里福尼亚:现在起来吧,你他妈的!起来!

60. 内景 贫民窟住宅楼中同一家,另一间屋里一早上

那个金发女警察举着枪进入屋中,神情疑惑地向屋里张望着。屋里有几件桌椅,只见色彩斑斓的空气清新剂洒了一地。

61. 内景 贫民窟住宅中同一家,主要房间一早上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进入屋中。萨默塞特看看围绕着床铺的那些警察,然后又看看身旁的一面墙壁。他吓得张开嘴。墙上用粪便写着两个字:懒惰。

萨默塞特:天哪……

加里福尼亚气呼呼地踢踢床——

加里福尼亚:我说过起来了,瞌睡虫!

他一把把被子从床上撤下,立即露出一具已萎缩、浑身布满红肿块的人体。这个男人被蒙上双眼,被人用细铁丝一遍又一遍地牢牢拴在床架子和床垫上。缠着他腰的一块肮脏的布耷拉着,弯弯曲曲地搁在床底下。

加里福尼亚:我的妈!

米尔斯推开其他警察走上前——

米尔斯:天哪!

警察们捂着鼻子后退。萨默塞特收起他的枪,走上前。

萨默塞特:是维克多吗?

黑人警察:谁他妈知道是什么……

加里福尼亚(对萨默塞特):查明身份,侦探……

他用枪指指死者右臂的下端——手已经没有了。早就从手腕处切掉了。

米尔斯:是维克多。

萨默塞特(对警察):快叫救护车。

金发女警察从另一间屋里出来——

金发女警察:这是什么他妈的东西?

加里福尼亚:看来还是叫一辆灵车吧。

金发女警察已走到一面墙壁前,墙上贴着一块床单。她扯下床单,那里有52张一次成相的照片;照的全是维克多在床上的死相,并且每张照片的底部均注有拍照的日期。它们形象地昭示了维克多身体腐败的过程。

金发女警察:发生什么事啦?

米尔斯看见女警察在看照片。

米尔斯:嗨,加里福尼亚,把你的人带走。

萨默塞特掏出橡胶手套戴上。

加里福尼亚:你们听见他的话没有,快出去,什么都别碰。

萨默塞特重又用床单把维克多盖上,却

没有盖头。警察们排队出去了,米尔斯走去仔细观看那些照片。

加里福尼亚同萨默塞特一起站在床边。

加里福尼亚:他妈的看上去挺像尊雕像似的呢。

萨默塞特用一个手指头摸着维克多的喉咙——

米尔斯:萨默塞特,你……你最好看看这里。

米尔斯惊恐地看着照片。萨默塞特和他一起看照片。

米尔斯:所有的照片拍的都是维克多被系在床上。(指出)最后日期是三天前。

萨默塞特看第一张照片。照片中,维克多被绑住,塞住嘴,但样子还是健全的。

萨默塞特:这第一张……到今天,正好是一年。

萨默塞特抹了一把苍白的面孔。

在萨默塞特和米尔斯身后的加里福尼亚站在尸体旁。他稍稍掀起床单,又朝下看了一眼。

加里福尼亚:妈的……

米尔斯蹲下掀起盖住掉在地上的贴照片的床单。在那儿有一个打开的鞋盒子。

米尔斯:什么……?

在盒子的侧面写着:侦探收,我缄。

加里福尼亚俯身,离得很近,以病态的好奇心认真观看维克多干枯了的、被蒙住眼睛的脸。

加里福尼亚:你这是罪有应得,维克多。

萨默塞特在米尔斯旁边弯下身体。米尔斯看看鞋盒子里,里面有几个用曲别针夹住开口的塑料小袋子。一个装着一束头发。一个盛有黄色的液体……

米尔斯(看着这些小袋):这是尿样,还有头发的取样……粪便取样指甲屑……(回头看萨默塞特)他在嘲笑我们呢。

加里福尼亚仍然离得很近地看维克多的脸。突然,维克多的嘴唇动弹了一下,从喉咙里发出响亮的声音。加里福尼亚惊叫着返身逃跑,将一把椅子撞翻在地。米尔斯和萨默塞特站起身来,看见加里福尼亚倒在地上。他吓得魂不附体,手乱指着——

加里福尼亚:他活了!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朝床那边看去。

维克多的嘴唇微微颤抖,同时发出呼噜噜的呻吟。

加里福尼亚:他还活着呢!

62 外景 贫民住宅楼一上午

大门口聚集了一群人。路边停着米尔斯的汽车、警车,还有救护车。

63 内景 贫民住宅楼的楼道里一上午

警察们都呆在大厅里,附近住户们都惊恐地聚集在里面。

64 内景 贫民住宅楼中的那户住家,主房间一上午

三个救护人员在床边抢救维克多。一个救护员正用金属丝切割器剪断绑着维克多的金属丝。

65 内景 贫民住宅楼的楼梯井一上午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正站在楼梯台阶上。两人都很激动。

萨默塞特:按照以前的做法,我怎么也想不到事情竟会到了这样的地步,也是咱们低估了那个家伙。

米尔斯:没想到他那么坏。我想不能抓住他就算了,我要让他受受罪。

萨默塞特:先听我说。他一直在玩把戏。

米尔斯:别逗了!别他妈的逗了!

萨默塞特:咱们从现在起都不要感情用

事了。不管这件事多么难办,我们都不要放松细节。

米尔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反正是没有感情可用了。

萨默塞特:假如咱们不小心,他就会引导咱们在那条路上走下去。

米尔斯看着地面,仍在生气。萨默塞特抓住他的上衣。

萨默塞特: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米尔斯拨开萨默塞特的手。

米尔斯:我听你说呢。

突然,闪过一道耀眼的光,传来照相机快门的声音。萨默塞特和米尔斯望去,见在下面的楼梯上有一个记者举着照相机对着他俩。

记者:笑一笑。

闪光灯又一闪,他又按了一次快门。米尔斯跑下楼梯,扭住这个记者。这个记者衣裳折皱,戴着厚厚的眼镜,看上去鲁莽,甚至有点傻气。

米尔斯:你他妈在这儿干啥呢?

记者局促不安地举起挂在脖子上的记者证。

记者:长官,我有权……我……

米尔斯一把将他操出老远,记者跟踉了好几步,然后才“砰”地一声跌倒在下一层的阶梯上。

米尔斯:说什么都没有用!这里是封闭的犯罪现场!

萨默塞特过去把米尔斯拉回去。受了惊吓的记者不安地站在原处。

记者:那你也不能这样呀!你不能……

米尔斯:赶快他妈离开这里!

记者爬上短短的阶梯,走掉,不见了。

记者(画外):公众有知情权!

萨默塞特用劲将米尔斯拉回,让他在楼梯上坐下。

米尔斯:那些蟑螂怎么这么快就跑到这里来了?

萨默塞特:他们为了抢新闻付钱给警察,而且给的还不少呢。

米尔斯(尽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刚才的举动实在对不起了……我只是……

萨默塞特(不无讽刺地):啊,好了,没事儿了。

萨默塞特开始回到上面的楼梯。

萨默塞特:看一个人没有感情可用总是令人难忘。

66 内景 医院病房一白天

萨默塞特和米尔斯与比尔兹利医生在病房里。维克多躺在氧气罩里,身上插着许多管子。屋里光线很暗。

医生:从肌肉与骨骼的衰败情况看,好像有一年没有移动过了。血压表明,他全身就是一个毒品大杂烩,从“快克”到海洛因都有……甚至为了防止卧床感染,一定使用了抗生素。

米尔斯朝氧气罩里张望。

米尔斯:他就没说过话?或者有过什么表示吗?

医生:即使他的脑子不乱,的确是乱,也不行……他早就咬掉了自己的舌头。

米尔斯吓得离开了病床。

萨默塞特:他一点生还的希望都没有了么?

医生:侦探,你如果当初用手电照过他的眼睛就知道,他已经被吓死了。

沉默片刻,医生忽然笑了一声——

医生:想想真是挺可笑的……他……大概……是我见过的受过的痛苦和折磨最多的一个人,可他还想活呢。

他注视着这一块写字板上的几个字,又咯咯地笑了。米尔斯和萨默塞特一样,看见那

几个字:“这个家伙是个狂人”。

67. 内景 警勤区所,萨默塞特的办公室一白天

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

“1. 贪吃(×)

2. 贪婪(×)

3. 懒惰(×)

4. 嫉妒 5. 暴怒 6. 高傲 7. 好色。”

萨默塞特和米尔斯都在铺满桌子的文件中忙着。

萨默塞特(读着一张纸):维克多的房东说,每月都在他的公事信箱里有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他说,“我从没听见在三室一厅居住的房客有过一个字的怨言,也没有人因为他抱怨过。他是我有过的最好的房客。”

米尔斯:房东最理想的房客是:没有舌头的瘫子。

萨默塞特:还要按时交房租。

萨默塞特又回转过身去打字了。米尔斯填写完一张表。他写错了一个地方,用橡皮涂改,纸被擦破了,他骂了一声,把纸揉成一团,扔了。

米尔斯:这么干要等他再来杀一次人,我都坐腻了。

萨默塞特:这是工作,不是在复活节找彩蛋。

米尔斯:在咱们可以跟踪的这堆垃圾里,肯定有东西。我是指,真的……我们放这个疯子一把,让他随便活动。

萨默塞特:管他叫疯子,太小看他了。咱们不能犯那种错误。

米尔斯:噢,说说而已,说说而已。那个家伙是精神病。

萨默塞特:精神病与精神亢奋可是有明显区别的啊。

米尔斯：嘿，弗洛依德，你又捣鼓什么奇谈怪论呢？现在这会儿，他没准儿正穿着他妈妈的女式裤子满屋子跳舞呢。唱的歌跑调，还用花生酱涂抹自己……

萨默塞特：不会。

米尔斯：他的运气早晚得跑光了。

萨默塞特：不会。他不依赖运气。这你已经见到了。咱们进入那间住房的时候，正是他把维克多绑在床上整整一年啊，到那天整整一年，一天都不差！因为他想让咱们那天去。

米尔斯：咱们并不知道肯定……

萨默塞特：可咱们去了。这里……

萨默塞特捡起最先见到的那张条子的照片。

萨默塞特：这几句话，是他专门写给咱们的。我查了它的出处。它引自弥尔顿的《失乐园》：路漫漫兮艰苦，出地狱兮得见天日……

米尔斯：那又怎么啦？

萨默塞特：看，到现在为止，他说的并没有错呀，对吧？

米尔斯：那个杂种不就是有图书馆借书证嘛，那他也变不成爱因斯坦。

萨默塞特：只是，要认识到……这不是个普通的疯子。可以把一个人拴上整整一年，一定是那种老谋深算型的……把管子通到他的生殖器上；把他的手割下来，用以培养指纹。这个人办事周密、准确，最厉害的是：有耐心。

米尔斯：说了这么多，又能怎么样？我们的工作不是想像他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他。

萨默塞特被米尔斯这一番话说得没话说了。他扭过头去。米尔斯看着他——

米尔斯：什么？

萨默塞特坐下，目光茫然地沉思。

米尔斯：怎么啦？

萨默塞特又站起来，从口袋里摸出几个钱。

萨默塞特：你带了多少钱？

米尔斯：我不清楚……好像有 50 分。

萨默塞特拿起电话拨号，手里把玩着他的钱。米尔斯不知道又有什么事了。

萨默塞特（对米尔斯说）：我建议进行社会调查。

68. 内景 公共图书馆—白天

萨默塞特穿过繁忙的主阅览区，走向一组计算机终端。米尔斯拐来拐去地紧跟在他身后。

萨默塞特在一台计算机前坐下，一个字一个字地按键。

米尔斯：萨默塞特……这是干啥呀？

好几个人回过头向他示意小声点儿。萨默塞特掏出一个记事小本。

萨默塞特：在这个书单的开头，我们将写下“炼狱”、“坎特伯雷故事集”等和七宗罪有关的东西。现在，那个杀手会研究什么，他需要研究他已干下的事是什么呢？他的其他兴趣是什么？譬如……

插入——计算机显示屏。

萨默塞特打字。在显示屏上：搜寻：杀人碎尸者杰克。

69. 外景 热狗店外—白天

餐馆的招牌上写着“热狗乐园，世界最大的狗之家”。一个人在分发广告，行人绕道避开他。

发广告的人（向行人）：拿一份吧，你们这些傻蛋！来，拿一份吧！有优惠券啊！拿一份吧！

70. 内景 热狗店里—白天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坐在一隔间餐桌的同一边座位上。他们正在浏览自己的书单。米尔斯想吃热狗,被萨默塞特拦住。

萨默塞特:在上一次检测中,查出他们大约有 50 条不符合卫生规定。

米尔斯扔下那块热狗,然后看看手表。

米尔斯:你能不能坐到我对面去呀?我不想让人家以为咱俩干什么勾当呢。

萨默塞特看见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墨西哥人走进店里。他头发往后梳着。

萨默塞特:把你的钱交给我。

米尔斯把钱递给萨默塞特。

米尔斯:我给你钱,出于某种奇怪的理由,我想我应当知道,咱们这是在干什么鬼事呢。

萨默塞特把钱叠起来,夹在书单里,然后把它放在桌子下面的膝盖上。墨西哥人走过来,在他们的桌旁坐下。

墨西哥人:嘿,萨默塞特。你还好吗?我原来没想到这儿快要变成一个三人之家^①了。



萨默塞特:这不成问题。

墨西哥人:只是因为,我才这么做的。这里可有高风险……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得

平等相待。公平公正。

墨西哥人两手放在桌子下面,起身离开时两手已插在口袋里。他拾起米尔斯放下的热狗。

墨西哥人:大约一个小时。

他咬着那块热狗走了。

米尔斯:噢,这笔钱花得好。

萨默塞特:咱们走吧。

71. 内景 比萨饼店一白天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坐着,面前有一块比萨饼。

萨默塞特:我告诉你这件事,表明我相信大多数人,但更相信你。

米尔斯:假如你真的到了那个程度,就太好了,因为我随时准备给你脸上一拳呢。

萨默塞特向米尔斯靠近,悄悄地说——

萨默塞特:多半不会有事的,但是即使那样,也没咱们的事。在热狗店的那个人是一位朋友,局子里的。

米尔斯:他?

萨默塞特:联邦调查局打进图书馆系统已有很长时间了,有着精确的记录。

米尔斯:什么?评估罚款数额吗?

萨默塞特:是刺探阅读习惯。不是每一本书,但是某些书是做了记号的。这么说吧,那些书包括怎么制造核武器的书,也许还有《我的奋斗》。凡是看

① 指夫妻俩外加一个情人居住的畸型家庭。——译者

过做了记号的书的人,都被图书馆的记录及时报告给联邦调查局。

米尔斯:你在逗乐。

萨默塞特:被做了记号的书包括各个门类中联邦调查局认为有问题的书——从共产主义到暴力犯罪。

米尔斯:这样做合法吗?

萨默塞特:合法……不合法,这些名词在这里都不适用了。我是不赞同的。(咬了一口比萨饼)他们不直接使用这些信息,但这些信息是很有用的线索。这么说听起来好像是胡说的,但是如果没有情报部门和通用电话单,你就得不到借书证。

米尔斯对此开始表现出热情——

米尔斯:所以他们也查了咱们的书单。

萨默塞特:如果你想知道谁在读《失乐园》、《炼狱》,还有……《查尔斯·曼森的生活和时代》^① 局里的计算机都会告诉你。它很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名字。

米尔斯:啊。有个在读英语 101 的大学生正巧在写一篇名为《论 20 世纪的犯罪》的论文。

萨默塞特:呀,好……我们至少没在办公室里。我们已吃了比萨饼。

米尔斯: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萨默塞特:我不知道,跟你一样。

萨默塞特抬头,那个墨西哥人正走进比萨饼屋来。

72 内景 萨默塞特的车里一白天

汽车停着;萨默塞特扶着驾驶盘,米尔斯坐在他身旁。他们在一页页翻看计算机里出来的资料。

米尔斯:这是在耽误工夫。

萨默塞特:我们在缩小注意的范围。

米尔斯:我知道,我知道……已收缩到了一个事情上了。

萨默塞特(读书名):《神曲》、《天主教史》。还有一本叫《凶手与疯子》的书。

他把这一页递给米尔斯。米尔斯低头翻看。

米尔斯(读书名):《现代凶杀调查》、《冷血》、《人类的孽障》。人类的孽障?

萨默塞特:不能望文生义。

米尔斯(读书名):《马奎斯·德·萨德及施虐狂的起源》。

萨默塞特:正是。

米尔斯(继续读书名):《圣徒托马斯·阿奎……的写作》,阿奎……

萨默塞特:圣徒托马斯·阿奎那。(发动汽车)他写到过七宗罪。

73. 内景 公寓楼,楼梯井和走廊里一白天

萨默塞特和米尔斯走上楼梯,从一个拐角处拐进这个长长的走廊。萨默塞特还在看计算机里出来的资料。

米尔斯:你肯定没读错吗?是约翰·多伊吗?^②

萨默塞特:正是这上说的,是乔纳森·多伊。

米尔斯:你太荒唐了,并且也太容易了。

萨默塞特:我们将要看看他,和他说话。

米尔斯:当然。哦——“恕我直言……你一不小心成了一名连环杀手吗?啊,你是?好,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他们已走到 6A 号的门前。萨默塞特上前敲门。

① 查尔斯·曼森(1934—)美国大杀人犯。

② 假设某人的代名,源自不动产收回的诉讼中,假定的原告与被告的名字。——译者

米尔斯:你想说什么?

萨默塞特:你说。施展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吧。

米尔斯:谁告诉你我有三寸不烂之舌的?我妻子吗?

米尔斯用力敲门。

米尔斯:这真是一个瘸子。

画外传来“吱扭”声。萨默塞特扭头看去……

一个男人,“约翰·多伊”正站在楼梯井那儿。他戴着一顶帽子,站在阴影里正朝他们望着。一动不动。萨默塞特皱了皱眉头。

“约翰·多伊”把手伸进他的衣摆里,扬起他的胳膊,指向——

萨默塞特:米尔斯……!

“砰”!开枪的声音,震耳欲聋。好像是一粒子弹射穿了6A号的门,在萨默塞特和米尔斯扑到地上时,子弹刚刚从萨默塞特身边擦过。

“约翰·多伊”又开了一枪——子弹穿过墙皮,在墙上打了一个大窟窿。接着是第三枪,子弹从他们两人的头顶上飞过,然后就听见“约翰·多伊”跑下了楼梯。

枪声依然在楼里回荡着;萨默塞特这时才爬起来去掏枪。

米尔斯:谢天谢地……

米尔斯匆匆地爬下楼梯井……

在楼梯井里。

米尔斯蹦到下面的阶梯上,拐进一个拐角处,然后一跃跳到下面的一截阶梯。他停在那儿倾听。仍然可以听见“约翰·多伊”往楼下跑的声音。



在上面的走廊。

萨默塞特撩衣取枪,茫然地站在那里。

米尔斯(画外,从楼梯井传来):那是什么样的枪?

在楼梯井里。

萨默塞特走进楼梯井。

米尔斯(画外,从底下来):他妈的,萨默塞特……是什么样的枪?!能装多少发子弹?

在楼梯井的下方。

米尔斯继续往下跑去。

萨默塞特(画外,从上面传来):我不知道。很可能是左轮枪。

回声。米尔斯一失足,跌到了……

米尔斯重重地摔在楼梯上,枪支掉落。

米尔斯:他妈的!

米尔斯爬起来,捡起他的枪,继续跑下去。

在楼梯井的上面。

听见米尔斯在楼梯上大声喘气。

米尔斯(画外,从下面传来):他长的什么样子?

萨默塞特:戴褐色的帽子,穿棕黄色的雨衣……像是一件……军用雨衣。

在下面的楼梯井里。

“约翰·多伊”鼓足劲,跑到扶手那儿,向下面看了看,纵身跳到下面的楼梯井……

在黑暗中向上举枪射击——从下面传来一声枪响,子弹飞上来,在萨默塞特头顶上方炸开,他弯下身子躲闪。

在下面远远的地方传来子弹横飞发出的响声。稍后,传来开枪的回音。

米尔斯(自语):五枪……是五枪……

他继续往下跑去。

73A 内景 公寓楼,低层的楼道一白天

楼梯通到走廊里。米尔斯一条腿跪下,朝着枪口对着的方向。楼道里空无一人。他握着枪时,瞥见一眼“约翰·多伊”的身影闪过一个拐角处。那里离他站的地方很远,他又回头朝着楼梯井里大喊——

米尔斯:第二层!第二层!

他提着枪全力以赴地追上去。“约翰·多伊”跑掉了……

米尔斯瞄准……

前面,在“约翰·多伊”和米尔斯之间,前一住户门里走出一个身穿圆领衫和内衣的房客。

他朝“约翰·多伊”看看,处在子弹必经

的位置上……

米尔斯:趴下!跑开!

房客糊涂了,转向米尔斯。米尔斯气愤地把他推开……

走在前面的“约翰·多伊”突然不跑了。一个女房客在门口往外看,“约翰·多伊”揪住她,把她拉进走廊。“约翰·多伊”趁她跌倒,跑进了她家。

镜头回到刚才的楼梯井里。

萨默塞特跑下楼梯。他累了,还在跑。在与另一端走廊相接的那个拐角处,米尔斯已到“约翰·多伊”刚才进去的那家门口,他突然闯进去……

74. 内景 那家住户家里一白天

米尔斯举着枪走进来。这是一间间屋子连续相接的套房。在最远的那间屋子的房门被关上的时候,从那间屋子的窗户里看见“约翰·多伊”正跑向安全出口。

米尔斯穿过前面的几间屋子,冲上去撞开那扇门……

75. 外景 公寓楼的安全出口一白天

米尔斯扒在窗户上探身朝巷子里张望。“砰!”——枪声。米尔斯头顶上的玻璃窗被打碎,米尔斯缩回身子,晃着枪,等待时机。

在下面,“约翰·多伊”跑到巷子的出口,拐过一个弯,跑了。

米尔斯骂了一句,从躲避处出来,爬上安全出口。他跑了几步,抬腿跨过护栏……纵身跳到下方停车房的屋顶上,接着又往下跳,一直跳到地面上,继续追赶……

米尔斯(自言自语):非灭了他不可……

76. 外景 城市街道一白天

米尔斯从巷子里拐出。大街上人群熙攘,他只好停下步子,一时不知向哪儿追赶。

人们看见他举着枪,慌忙跑开。有几个人向不同的方向奔跑。女人们尖叫,紧紧地抱住她们的孩子。因为到处是人,米尔斯看不清街道上的情况,只好慢慢朝前移动……

他跃上一个防火栓,扶住一块街头招牌,眺望街道的远处——

从画外传来米尔斯的声音:“他在那儿呢!”可以看见“约翰·多伊”正在远处穿行在车辆当中,横过马路,走向马路的另一边。

街上,米尔斯在跑,跑进如水的车流中,躲过几辆小轿车,到达马路的中心线。愤怒的司机们朝他吼叫。跑在前头的“约翰·多伊”不时回头向后看,急急忙忙地钻进一条小巷。米尔斯也穿过了马路,叫喊着让行人让路……

77. 外景 城里的小巷一白天

米尔斯跑进这条小巷。巷子昏暗,又长又窄,前方远处露出一道银白色的亮光。米尔斯继续跑……向前冲刺而去——

巷子一侧突然出现一块大木头,“咣”的一下正打在米尔斯的脸上!米尔斯的枪被撞到墙壁上,然后滚进了地上的一个小坑里。米尔斯后仰摔倒在地上,鼻子被打出了血,流了一脸。他叫了一声,侧身捂住脸。

那块木头落到地上。“约翰·多伊”就在几步以外,只见他拾起了枪(至此“约翰·多伊”一直没有露出他的面孔)。

米尔斯几乎被击昏过去,啐着叫骂着。这时,他觉出一支枪口顶住他的脸。他便一动不动也不动了。

“约翰·多伊”用枪口在米尔斯的脸上慢慢移动着,移到他的嘴巴处才停下。他把枪筒塞进米尔斯的双唇之间。手指在向后勾扳机。

米尔斯动了动,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睛被鼻血糊住了。就在这个瞬间,突然出现一

道强光。

过了很久,枪支慢慢收回。从画外传来声响:从米尔斯的枪里卸下子弹,放在他的胸口上。

枪被放下。“约翰·多伊”朝有亮光的方向走去,他走掉了。

米尔斯全身瘫软地躺了很久。在小巷的进口处,出现了萨默塞特。

萨默塞特:米尔斯……

米尔斯动了动,翻身,感觉到身上摆着那些子弹。他想用短袖擦去糊在眼睛上的血。萨默塞特正走到跟前。

萨默塞特:你没事儿吧?

米尔斯:还好。

萨默塞特:出什么事了?

米尔斯爬起来,拾起他的枪,放进口袋里,然后走过萨默塞特身边,往回走。

萨默塞特:米尔斯?……

米尔斯开始跑。萨默塞特追上去……

78. 内景 公寓楼,楼梯井和走廊一白天

米尔斯从楼梯井里跑出,鼻子正在流血。他直奔6A号走去。萨默塞特揪着他的—支胳膊,但是米尔斯推开了他,坚持自己走。

萨默塞特:等等,等等……

米尔斯:就是他。

萨默塞特:你不能进去。

萨默塞特又揪住米尔斯,又被他推开。

米尔斯:我怎么不能!咱们就进去抓他。

萨默塞特:我们得有搜捕证。

米尔斯:我们现在有充足理由。

萨默塞特揪住米尔斯,把他按到了墙上——

萨默塞特:再考虑考虑……

米尔斯:你他妈的有哪门子的病啊?

萨默塞特:想想咱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萨默塞特举着在他手里已被捏皱了的计算机资料。当米尔斯挣脱他的时候,在米尔斯面前晃了晃它们。

萨默塞特:我们不能对任何人提到这个。我们不能跟人提及调查局,所以我们来这里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米尔斯停止了挣扎,使劲喘着气,激动得浑身打颤。

米尔斯:等咱们拿到搜捕证的时候,就要死人了。

萨默塞特:仔细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留下这样的漏洞,就再也不能起诉了。他会跑的。(稍顿)咱们得编个好的借口才能敲门。

米尔斯:好的……好的……放开我。

萨默塞特放开了他。米尔斯回头看了看走廊里,然后走向6A号的门口。他一脚踹开门。关死的门一下子被打开,里面是黑洞洞的一片,待了片刻,门又弹回来,形成半开半闭的状态。

萨默塞特:你这个愣小子……

米尔斯:没什么可再吵的了……

米尔斯大步走过这短短的走廊,朝着一扇窗户。

米尔斯(回头指着):除非你能修好这个。

米尔斯停在窗前,朝外看。窗外下面是一个荒草丛生的院子。那儿有一个瘦瘦的流浪汉正躺在水泥地上睡觉。米尔斯回身转向萨默塞特。

米尔斯:咱们还剩多少钱?

79. 内景 公寓楼,楼梯井—薄暮

萨默塞特站在楼梯井的阶梯上,看着那个曾在院子里的瘦流浪汉同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说话。警察把他的话记在一个记事本上。

流浪汉:所以,我……我注意到了这个家伙正往外跑……发生凶杀的时候,他已经跑了。所以,所以我……

流浪汉抱住护栏,他醉醺醺地,翻了出去。米尔斯站这段楼梯的另一端。他急不可待地等着这次谈话快点儿结束。

米尔斯:所以,你就叫了萨默塞特侦探,是这样吧?

流浪汉:对,对。我叫了侦探。因为,因为这个家伙看上去……挺吓人的。而且……而且……

米尔斯(促他快讲出来):而且……

流浪汉:而且,有一个凶手就在那里……嗯……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我叫了警察……

流浪汉擦拭嘴角流出的口水。米尔斯过去抓住了他,他才没有跌倒。他看着警察



的脸,看警察是否怀疑自己。

米尔斯:其他的我已告诉你了。你都记下了吗?

警察(仍在记):对,都记下了。

萨默塞特:请他签上名字。

警察把记事本和笔交给流浪汉。米尔斯接过笔,把着流浪汉的手,几乎是替他签上了名字。

米尔斯:很好。成了吗?

警察点点头。米尔斯拽着流浪汉急匆匆走下楼梯,来到一个拐弯处。米尔斯抬头向上望了望,确信警察已经看不见他们之后,掏出一叠现金塞进流浪汉的手中。

米尔斯:去喝两盅,快活快活吧。

米尔斯领着他迅速离开,然后才返身回来,一步迈两个台阶地冲上楼梯。

80.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主要房间—薄暮

米尔斯戴着橡皮手套,推开 6A 号的房门。米尔斯走在前,萨默塞特跟在其后。萨默塞特转身朝向警察——

萨默塞特(对警察):你在外面等着。

萨默塞特为保险起见还关上了门。米尔斯按墙上的一个开关,一盏灯照亮一张书桌。这张桌子位于屋子的中央,正对着他俩。这间屋子有点怪,有的地方拥挤不堪,而另一些地方却空荡荡的。四面墙壁全涂成黑色。窗户很大却没有窗帘,也被涂上了黑漆。

萨默塞特戴上手套。米尔斯走向书桌。

桌面上相当整洁。惟一特别奇怪的是,在木头桌面上刻着一组凹槽:三个槽。桌子的一个角上放着一只蜡烛,因为没人吹灭它,已快燃尽了。蜡油流到了地上。米尔斯打开中间的抽屉。里面只有一本《圣经》。

萨默塞特沿着书架移步,目光在一排排

书脊上巡视。许多大开本的厚厚的艺术类书籍。《神学史》、《手枪手册》、《世界史》、《中世纪神学综合性论文集》、《美国犯罪法周刊》。

米尔斯打开书桌的另一个抽屉。里面堆满了至少 40 个阿斯匹灵空药瓶。他又打开另一个抽屉,发现一颗祈祷念珠和好几盒子弹。

萨默塞特走去看“约翰·多伊”的床。床光秃秃的,露着一副金属架子和弹簧,没有被褥,仅在上面盖着一张床单。床单上有汗渍,还有弹簧被压迫后留下的点点锈斑。

萨默塞特绕过床,走向不远处顶着墙放的一张窄面桌子。这张桌子里有一个奇怪的造型,好像是一个微型舞台,手工制作的薄纸板和贴上去的圣饼。最主要的东西是在一个盛着液体的罐子里泡着一只人手。

萨默塞特:维克多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卷别在一起的文章,都是从艺术书籍中剪下来有七宗罪内容的文字;几张用铅笔画的基督像。全都重重叠叠地束在一起。

米尔斯从一个放信的盒子里捡起一张小纸条。是“疯狂比尔皮制品店”开的收据。

收据上写着:顾客业务 502 64 美元已付清。米尔斯把收据放回,放在书桌面上。

萨默塞特走向后门,并打开门。

81.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第二间屋子—薄暮

萨默塞特进来。天花板上的灯亮着。一个没有罩的光秃秃的灯泡。三面墙有书架,架上塞满了笔记本。足足有好几千个笔记本。

萨默塞特取下一本。是一个没有皮儿的厚厚的作文本。本子里面的篇页上满是手写的句子,有三言两语的简评,有用胶水

粘上去的弄脏了的照片；小照片好像是从别处剪下来的。每英寸的空间都被速写、图片和手指印占满了。

萨默塞特又取下另一个笔记本，翻看着。像前一个笔记本一样，每一页全都满满当当的。

萨默塞特走向另一个书架，拖出又一个笔记本。也是一样的情况。萨默塞特环顾了一眼——

萨默塞特：我的天呀。

82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宅，主要的房间—薄暮

米尔斯离开书桌，向走廊走去。他按了开关，但灯不亮。他走进——

一片黑暗。走廊相当的长。唯一的光是从前面关着的门的底下发出来的一线火红色。

83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第二间屋子—薄暮

萨默塞特走向一台 16 毫米电影放映机。它对面是一面陈旧破烂的银幕。萨默塞特摆正放映机，后退，躲开头顶上的那只秃灯泡，并把它关上。

84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走廊—薄暮

米尔斯已走到走廊的尽头。他握住门把，打开门，全身立即沐浴在红光当中。

85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浴室—薄暮

米尔斯走进。他慢慢地环顾全室，感到头晕目眩。

86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第二间

屋子—薄暮

放映机在黑暗中发出响声，正在放映一小节影片。影片是拼接起来的，放的时候并没有间断。

萨默塞特看着银幕，身上闪动着银幕上的反光。

银幕上正映出一片浮云的明亮形象，上面有几个像是后来迭加上去的天使。他们的长袍飘飘然地飞舞着，好像是一部怪异的老式好莱坞天堂影片。

这个画面突然转换成烈火和正在做苦役的灵魂。他们在一条流淌着熔岩的沟渠旁，有更多受难的人在沟渠里挣扎着。这是从早期好莱坞天堂电影里剪下来的一个片段。

米尔斯(画外)：萨默塞特！

萨默塞特全神贯注於影片的画面中。

米尔斯(画外)：萨默塞特……快过来！

萨默塞特这才听见叫他。

87.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走廊和浴室—薄暮

萨默塞特来到走廊。

米尔斯(画外)：妈的，咱们见到过他。

萨默塞特走进浴室，米尔斯站在那里正看着墙上。这间屋子被改建成一间小暗室，被一只红灯泡照亮。顶棚上耷拉下来几条胶片。

萨默塞特：你说什么呢？

米尔斯：咱们见到过他。

在墙壁上有几百个手印，挂着干燥的金属丝。萨默塞特看看屋里，想弄清是怎么回事……

遭到“约翰·多伊”陷害的人——已死与未死者——的相片。奇形怪状的相片——有他们面带恳求的，也有他们已死的身体。还有拍摄眼睛、嘴巴和手指的特写。

米尔斯坐在盖着盖的马桶上,往旁边的下水道扔了个东西,后又用两手抱住脑袋。

米尔斯:那个记者证是假的。

扔在下水道里的是那个硬要拍照的记者曾挂在脖子上的记者证。

在几面墙上,有更多的照片:全跟犯罪有关,却是从外面朝里拍摄的。远景镜头、警车、救护车;穿警服的警察们正在公寓楼外面放置路障、验尸车……

萨默塞特把它们拿在手中,仔细看着,辨认着……

米尔斯:咱们见到过他,放过了他。

在这些照片里有米尔斯和萨默塞特。在其中的—张里,米尔斯正在过马路。在另一张里,萨默塞特和米尔斯正在走出萨默塞特的小车。

有一张照片是特写镜头,拍的是米尔斯和萨默塞特站在发现维克多的那座楼的楼梯井的阶梯上。拍这张照片的就是那个外表愚蠢的秃头记者。

88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主要房间—夜晩

一个男法医用夹子把那只维克多的手钳出那个液体罐,把它放在一个干净的专用塑料袋里。

法医带上那只手从一位女速写画家身旁走了。女画家在给那个样子愚蠢、戴着厚厚眼镜的秃头记者的肖像做最后的修饰。这张画画的非常精确,这位记者现在被称为“约翰·多伊”。

女画家:你们确认他就是这个样子?

米尔斯注意女画家。另两位侦探萨拉和比利在协同另外两个法医工作,忙着搜查、拍照和采集指纹。

米尔斯:让这张画像在人们当中流传。

女画家:您说得对。明天—早,这个城

中的好市民将会注意寻找埃尔默·法德了^①。

萨拉(走向米尔斯):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既没有票据存根,也没有约会记事簿,或日历;甚至没有一个地址通讯录。你可能会不相信……

米尔斯:继续找下去。

萨拉:只是……我们连指纹都没有发现。一个都没有。

米尔斯:你要知道,你说的没错。我不相信你你说的找不到。继续找下去。

米尔斯走开了。

89.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第二间屋子—夜晩

萨默塞特和三个穿警服的警察在—本本地翻阅书架上的笔记本。萨默塞特眯着眼看手中的—个笔记本,—边看—边摇着头。米尔斯走了进来。

萨默塞特抬头看见他,合上笔记本——

萨默塞特:我们这里简直得要用 50 多个人。

米尔斯:我正在努力,好了吧?老实告诉我,咱们进展的情况。

萨默塞特不去理会米尔斯的抢白。

萨默塞特:诺,这间屋子里至少有五千个笔记本;我看了一—下,每个本子都有 250 页。

米尔斯:那么,他—定写到过谋杀的事。

萨默塞特(打开手中的一本,念道):“我们是一些多么孱弱、可笑的玩偶,我们在—个多么粗俗的小舞台上跳舞啊。我们在—个世界上万事不关心地跳呀闹呀,多么地可笑啊。不知道我们其实什么也不是。我们

①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动画片中的动画人物。——译者

并不是我们意欲所为的那个样子。”(又翻了几页,继续读)“今天在乘地铁的路上,一个男子跟我搭话聊天。他说的很少,是一个孤独的人,只随口说了说天气什么的。我尽量显得愉快和随和的样子,但我已经被他的陈腔滥调弄得头疼了。我竟然差点儿没有察觉到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便突然不再理他。他很扫兴,我却忍不住笑了。”

萨默塞特合上笔记本。

萨默塞特:没有日期。没有秩序地放在书架当中。这确实是他倾吐的心事。我不认为这是专门做给我们看的。

米尔斯:看看这地方……我就心情恶劣。谋杀就是他活着的工作。

从另一间屋里传来电话铃的响声。米尔斯扭头看去。

90.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主要房间一夜晚

几人都四处寻找,又互相看看,寻找发出铃声的地方。米尔斯和萨默塞特走进屋,一脸的迷惑。米尔斯朝萨拉望去。她耸耸肩,摇摇头。

大家都在寻找着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

米尔斯匍匐在地。

米尔斯:在这儿……

米尔斯爬到“约翰·多伊”的“床”底下,拖出来一个交流式电话。有个人丢给他一个微型卡式录音机。米尔斯打开录音机,它还能转动,然后就用耳机把电话和录音机联在一起。

米尔斯(对着话筒):喂,喂。

“约翰·多伊”(画外,从话筒里传出):我佩服你。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但可以想想我是多么惊奇。我每天都在增加对侦探的敬意。

米尔斯(对着话筒):好啊,约翰,让咱们……

“约翰·多伊”(画外,从话筒里):不,不,不!你听着。即使遭到挫折,我也将按计划,在明天回去。我只是必须打电话,表达我的敬佩。我很抱歉今天伤害了你,但我别无选择。你会接受我的道歉,不是吗?

米尔斯不出声,满腔愤怒。

“约翰·多伊”(画外):我觉得我好像还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又不愿破坏了我的惊讶之情。

“约翰·多伊”挂了电话。米尔斯放下电话。

91.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第二间屋子一当夜晚些时候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站在黑暗中,看着放映机继续放映着天堂与地狱的奇怪画面。

米尔斯:你说的对。

萨默塞特看看米尔斯。

米尔斯:他在布道。

萨默塞特(点点头):谋杀是他的主要工作。他是在训导我们大家、我们所有有罪的人。

门开了,光线泄进。警长站在门口,望着他们——

警长:已经干了很久了,小伙子们,回家吧。但睡觉时要两腿夹着电话。

92. 内景 萨默塞特的住处,卧室一夜晚

萨默塞特在给节拍器上弦。电话响了。萨默塞特很不情愿地接话筒。

萨默塞特:喂?

特蕾茜(从话筒里传出的声音):喂,威廉吗?我是特蕾茜。

萨默塞特:特蕾茜,一切都好吗?



特蕾茜(画外):是的,是的,一切都很好。

萨默塞特:戴维呢?

特蕾茜(画外):他在洗澡,在另一个房间里。我这么打电话不太好。

萨默塞特:我看没什么。

特蕾茜(画外):我……我……想跟你谈谈话。我需要个说话的人。你能在一个地方见见我吗……哪天早上?

萨默塞特:我真的很不理解。

特蕾茜(画外):我是挺蠢的,但我是我在这个地方认识的唯一的一个人。再没有另一个人了……

萨默塞特:我只是……

特蕾茜(画外):你不能躲开,只见一小会儿成不成?

萨默塞特:这样,我就更不懂了。

特蕾茜(画外):如果你能答应的话,请给我打电话。请吧。我现在不得不放下话筒……晚安。

特蕾茜挂断了电话。萨默塞特不解地看看话筒。

插入字幕:星期五。

93 内景 咖啡馆一早上

萨默塞特和特蕾茜坐在靠窗的隔间座位上。咖啡馆里人声嘈杂。特蕾茜盯着她正搅拌着杯子里的咖啡。

特蕾茜:我是指,你了解这个城市。你在这里住了多年了。

萨默塞特:这里是个难混的地方。

特蕾茜:我睡得不好。

萨默塞特努力领会她的话,却偷偷地看手表。

萨默塞特:我和你坐在这里觉得不可思议……没有让戴维知道。

特蕾茜:对不起,我只是……

两个小痞子走到他们坐处的窗外,朝里面看特蕾茜。一个很快地弹着他的舌头。特蕾茜扭过头去。萨默塞特摘下他的警察徽章,向外举到窗户上。一个小痞子伸出一个手指,另一个往窗户上啐唾沫。然后笑着一起跑了。特蕾茜尽量做出笑容。

特蕾茜:一个最好的样板。

萨默塞特:有时你必须把百叶窗全放下来。是在大多数时间里。

特蕾茜: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邀请你来这里。

萨默塞特:把这些话给他听。你告诉他你的感觉,他是会理解的。

特蕾茜:我不能成为一个负担,尤其是现在。我知道我最终会习惯这里的情况。我想,我当初就是想知道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想法。在内地城市,环境是完全不同的。(稍顿)我不知道戴维是不是告诉过你,我教五年级,或者说教过五年级。

萨默塞特: 他提到过。

特蕾茜的样子看上去十分沮丧, 几乎要掉泪了。

特蕾茜: 我将去别的学校, 找工作, 可是这里的条件……太差了。

萨默塞特: 你应该去私立学校看一看。

特蕾茜: 我不知道……

特蕾茜抬起头, 拭去眼中的泪水。

萨默塞特: 是什么事真正使你不安的?

特蕾茜咬着嘴唇。

特蕾茜: 戴维和我快有孩子了。

萨默塞特靠后坐下, 向她表示安慰的表情从他脸上消失了。

萨默塞特: 啊, 特蕾茜……我必须告诉你, 我不是适宜谈这件事情的人。

特蕾茜: 我讨厌这个城市。

萨默塞特叹了口气, 掏出一支香烟。但想了想, 又放回去了。他望了一眼窗外。

萨默塞特: 假如你想……(稍顿) 我曾有过一个, 关系跟结婚差不多了。而且, 她也想生一个我们的孩子。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和我一起已经决定是否要一个孩子了。

特蕾茜望着萨默塞特。

萨默塞特: 喏, 一天早上, 我起床……跟平时一样去上班, 只是这天我是头一次听到孩子的事。可, 我……我觉得这有点儿可怕, 担心自己要经受的考验。我思前想后, 感到我们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养个孩子? 孩子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稍顿) 所以, 那天晚上, 我告诉她我想我们不能要孩子。过了几个星期, 我使她相信了那么做错了。我是指……我使她厌倦了, 渐渐地厌倦了。

特蕾茜: 我想要好多个孩子, 就是……

萨默塞特: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知道, 我确信我做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确信。但

是, 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但愿我做了一个相反的决定。

萨默塞特伸手抓住特蕾茜的手——

萨默塞特: 如果你不想养这个孩子, 如果你已做了那个决定, 那么, 你就别告诉他你已怀孕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任何话都不要说。(稍顿) 你们的关系将会慢慢淡化并完结。

特蕾茜点点头, 眼中又一次涌上泪水。萨默塞特微微一笑。

萨默塞特: 但是如果你决定要这个孩子, 那么, 你就要在你认为最关键的时刻告诉戴维, 一定要算准时间, 然后抓住每一个机会讨好那个小子。

萨默塞特的眼里也噙满了泪水——

萨默塞特: 这些话就是我能给你的忠告。特蕾茜, 我甚至还了解你呢。

他又笑了, 拭去自己的眼泪。

特蕾茜: 威廉……

这时, 萨默塞特的呼机响了。他拿着它站起来, 想要离开。特蕾茜起身在他颊上吻了一下。

特蕾茜: 谢谢你。

萨默塞特禁不住向后退去。

特蕾茜: 以后保持联系啊, 威廉。请便吧。

萨默塞特点了一下头, 在离去时举起一只手告别。

94. 内景 “疯狂比尔皮制品店” 一白天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在柜台的一边, 疯狂比尔在另一边。疯狂比尔没有穿上衣, 露出全身的纹身。一条厚厚的伤疤从他前额中间往下, 直到脸颊。在四壁和顶棚上, 挂满了皮带、皮鞭和皮夹克。

疯狂比尔(拿着在“约翰·多伊”的住处发现的那张粉色的收据): 对呀, 这是他昨天

晚上拿走的。

米尔斯: 这个人肯定是他吗?

米尔斯指着 he 拿着的“约翰·多伊”的画像。

疯狂比尔: 对, 是“约翰·多伊”。这个名字很好记。

萨默塞特: 为什么事你给他开了这个收据?

疯狂比尔: 我这儿进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的确迷人……

疯狂比尔从柜台下面拖出一个盒子, 在里面翻起来。

疯狂比尔: 我原来以为他一定是一个表演艺术家呢。我确是这么想的。像那些在舞台上往杯子里撒尿又喝掉的家伙。表演艺术嘛。

疯狂比尔递给米尔斯一张宝丽来照片。观众看不见照片的画面。

米尔斯: 啊……饶了我吧。

疯狂比尔: 我想我跟他少要钱了。

萨默塞特(盯着照片): 你专门为他搞的? 这是你搞的?

疯狂比尔: 我搞过比这个还邪乎的呢。又能怎么样?

一个警察走进店里——

警察: 侦探……有情况。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跟他出去了。

疯狂比尔: 嘿, 我的照片!

疯狂比尔挠着脸上的伤疤,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出门走了。

疯狂比尔: 臭猪。

95 外景 妓院按摩长廊—白天

这里是妓院外面最热闹的地方, 店前挂的一只明亮的红灯照亮了马路两边一家挨着一家的色情场所。一群人正围观警察处理的事务。

警察拦起警戒线, 把人群挡在后面, 给开往妓院后院的囚车让开一条通道。警察和侦探押着各色男女和异装癖者走上这辆大囚车。围观者多为社会渣滓, 吼叫起哄。有些人还向警察投掷垃圾, 吐痰。

96. 内景 妓院接待处—白天

在一个装着玻璃罩的钢架笼子前, 站着两个警察。在笼子里有一个秃头的男人, 他身后的性用具堆成了一面墙。

秃头男人: 请等一等! 请等一等!

一个警察用警棍敲敲玻璃罩——

警察: 快离开这个狗屁地方!

秃头男人: 请等一等! 我要出去, 请等一等!

97. 内景 妓院, 长走廊—白天

灯都是红色的, 墙壁也涂成红色。萨默塞特和米尔斯跟着另一警察穿过曲曲折折的长廊。可以听见警察们叫喊和抓人的声音。摇滚乐仍在结结巴巴地播放着。他们走到一个门口。

警察: 我不想再进那里面去了。

98. 内景 红色房间—白天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进来。摇滚乐继续震耳欲聋地喧闹着。顶棚上闪动着一盏频闪电灯。屋里有两个救护人员。第一个人正在用一张床单盖住一张床。盖住的是一个金发女子的尸体。第二个人在仔细观看一位 55 岁疯男子的瞳孔。他用一张床单裹住自己的裸体。一名汗流浹背的警察按着这个男子。

疯男子: 是他……他……他逼我干的!

第二个救护人员: 让我看看你! 让我看看你!

“好色”两个字大大地涂写在红红的墙

上。萨默塞特和米尔斯走向被盖上的尸体。

第一个救护人员(对米尔斯和萨默塞特):你们只能看一次。

疯男子:他有枪!他拿枪逼我干的!

为两位侦探揭开了床单。一见之下,他们大惊。观众看不见。萨默塞特闭上眼睛,转过身去。第一个救护人员重新盖上尸体。

米尔斯退后几步,掏出手帕干咳。他看了一眼疯男子,当第二个救护人员准备给他扎针的时候,疯男人在不停地痉挛着。

第二个救护人员:伙计,他已经吓坏了。

疯男子:这事跟我无关……跟我无关!请别,这事跟我无关!

那个汗流浃背的警察奋力地制服着疯男人。

疯男子:放开我……噢哟,上帝!

制服着他的警察(对萨默塞特和米尔斯):你们是侦探吗,是?是吗?好,你们最好来看看这个!

萨默塞特正面对着墙壁。疯男子还在叫喊。

制服着他的警察:嘿,你们来看看这家伙下身吊着个什么东西!

米尔斯向这个警察转过身去。

米尔斯:我们已经看到了。

99 内景。疗养院的白房间里——白天。

一张宝丽来照片,就是疯狂比尔交给米尔斯的那张照片,放在一张白色的桌子上。照片中的皮带是用特别的皮子制做的,所以可以牢牢地系在腹股沟的部位。它吊着一个阴茎,但这个阴茎并不是一个有张性的隆起物,而是一把金属小刀——吊着的是一把屠夫用的刀子。

疯男子:而且……而且……他说……他问我结婚了没有。而且,我看见他手里拿着

枪呢。

萨默塞特:那个姑娘当时在哪里?

疯男子:什么?什么?

萨默塞特:那个妓女当时在哪里?她当时在哪里?

疯男子坐在椅子上,上身朝前倾。

疯男子:她当时……当时在床上。她当时只是坐在床沿上。

萨默塞特:谁把她绑到床上的?是你还是他?

疯男子:他有枪。他有一支枪……他干的,他逼着我干的!(抽泣)他逼迫我干……干那事。噢,天哪!他逼我穿上那个……而且……他叫我干她。他把枪塞进我的嘴里。

疯男子从椅子上滑到地上,双手捂住脸。

疯男子:枪都捅到我喉咙里了!

萨默塞特抬头看这间屋里的镜子。当两个穿着收容所制服的人进来把疯男子从地上揪起来的时候,他站起身,拿走了宝丽来照片。

100 内景 警勤区所的审讯室一白天

米尔斯同那个妓院接待处抓来的肮脏的秃头男子站在这间肮脏的屋子里。

米尔斯:你就没有听见尖叫吗?一点儿都没听见吗?你就没有注意到这个男人腋下夹着一个包儿走进来?!

秃头男子:没有,就是没有嘛!

米尔斯:你就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你没有觉得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吗?

秃头男子:走进那儿的每个男人腋下都夹个包儿。有的家伙还提着装满东西的提箱呢。还有什么,尖叫声?那种地方每天都传出尖叫声。那种地方就是少不了这样的情况,小伙子!

米尔斯:你喜欢你为了谋生做这样的事

吗？你喜欢你见到的这些事吗？

秃头男人尴尬地笑了——

秃头男子：不，我不喜欢。但这是为了生活嘛。

101. 内景 警勤区所，萨默塞特的办公室—傍晚

黑板上写着：

1. 贪吃(×)；2. 贪婪(×)；3. 懒惰(×)；4. 嫉妒；5. 暴怒；6. 高傲；7. 好色(×)

萨默塞特和米尔斯显出紧张过后的倦怠，正安静地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萨默塞特在看黑板，米尔斯则在看窗户外面的留言牌。

102. 内景 体育酒吧—夜晚

萨默塞特和米尔斯坐着共饮一扎啤酒。自动翻盘电唱机在为顾客们播放着音乐。酒吧的墙上布满了奖杯、奖牌等各种代表胜利的象征物品。

萨默塞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干了一天那种工作后，回家还会给我读这类恐怖犯罪小说：《停尸间的谋杀案》，《勒·法纽的绿茶》。因为他老是和我呆在一起，我妈都对他有意见了。

米尔斯：听着像是一位想让儿子子承父业的老爸。

萨默塞特：在一次过生日时，他给了我这本精装书，朱尔金·索尔瓦尔德的《侦探的世纪》。这本书科学地演绎了历史，同时也决定了我的命运。因为书里写的全是真事，而不是虚构的。一滴血或一根头发就能侦破一个案件……这对当时的我是难以相信的。

萨默塞特喝了一口，然后又往杯子里倒了更多的啤酒。

萨默塞特：你要知道……干这一行别想有个好的结果。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米尔斯：只要咱们最后能抓住他，我就知足了。

萨默塞特：不。现在要正视这一点。不要再认为这是好人反对坏人。

米尔斯：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特别是在后现代社会？

萨默塞特：看事物不要绝对化，要么是白，要么是黑，因为你就要变成瞎子。在这里，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

米尔斯：你是我认识的年龄最老的人，萨默塞特。

萨默塞特：那请你告诉我……你走进一户人家，看见男人打死了妻子，或者，妻子谋杀了丈夫；你只能给他们的孩子洗净血迹，把凶手投进监狱。那么谁是赢家？

米尔斯：你在做你的工作……

萨默塞特：胜利在哪儿呢？

米尔斯：你依法办事，尽力而为。这就是胜利。

萨默塞特：正应该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毫无满意可言。假设我们抓住了“约翰·多伊”，并且他就是恶鬼；假设他果然是个货真价实的撒旦，那也不过证实了咱们原先的想法而已。人类不会犯下如此罪行，对吧？但是，这个家伙实际上不是恶鬼，他就是一个

人。

米尔斯：你能不能闭一会儿嘴呀？你发牢骚，诉苦……我要是也像你这么想，就啥事也别干了。

萨默塞特靠后一坐，看着米尔斯。

米尔斯：你认为你是在帮我做好以后的日子要不好过的准备么？你认为你正在锤炼我么？哈，不是！你是在退缩，很好……可我还得坚持。

萨默塞特：人们不想得冠军。他们只是

想老有彩票玩,有汉堡包吃。

米尔斯:你他妈出毛病了吧?你被气昏了吧?

萨默塞特:如果你的话没有别的意思的话,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我……我只是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我不能生活在拥抱和培育愚蠢的地方,仿佛它是这里的优点似的。

米尔斯:噢,你比所有的人都优秀得多,是吗?没有人配得上你。

萨默塞特:你说错了!我是充满同情心的,因为,如果你不能够获胜……而且,你又不对你周围的人和事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你……你就越变越像“约翰·多伊”了。打孩子比养孩子容易的多,因为爱要做太多的事。你不得不承认自己不能停下来想想是否妨害了别的人,因为那样的话,你难免会感到悲哀。还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吧。

米尔斯:你说的那些人都是些脑子有病的人。你说是……

萨默塞特:不。我说的不是病人!我说的是这里每天生活着的普通人。你要是放开了去操心的话,操心的事一件又一件,永远操心不完。在这个地方,对他人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仅仅是幸福,而且还是生存之道。

米尔斯:听听你说的。你说,“人们的问题是,他们不关心人,所以我也不关心他们。”但是,你已经在这里了。你已经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所以这里已成了你的一部分,即使你说的都是事实,也不合适。

萨默塞特:我的那个部分已经死了。

米尔斯站起来。

米尔斯:你想让我同意你的话:“对呀,萨默塞特,你说的对。这是个坏地方。那就让咱们就住在一间坏木屋里吧。”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你在退却,你让我感到沮丧,因为你曾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米尔斯把钱丢在桌上——

米尔斯:谢谢你的啤酒。

米尔斯走了,其他的顾客目送他离去。

萨默塞特掏出一支香烟,点火。但打火机没打着。萨默塞特打火时,手在微微发抖。

103 内景 米尔斯的住处,卧室一夜晚

米尔斯悄悄走进卧室时,特蕾茜在床上睡觉。米尔斯脱下制服上衣,轻轻放下。他坐在椅子上解鞋带,脱下鞋,然后望了特蕾茜好一会儿。

他把鞋放在地上,走向床铺。他吻妻子的额头、脸蛋,最后用双臂拥抱她。他紧紧地抱住她。又吻她。特蕾茜扭动了一下。

特蕾茜:亲爱的?

米尔斯用手指抚摸她的脸。

米尔斯:我爱你。

米尔斯把她搂得更紧了。她也搂住他。他们两人相拥着,愈来愈紧。

104 外景 米尔斯寓所外的大街一夜里

通过他家的窗户可以看见特蕾茜和米尔斯在床上。镜头从窗户处向外转向街道。

俯拍夜间的大街,离米尔斯所住楼不远的地方有一辆小轿车。“约翰·多伊”坐在车里,正看着他家的窗户。“约翰·多伊”面色苍白。他扶扶眼镜,呷了一口杯里的咖啡。

105 内景 萨默塞特的住处,卧室一夜

萨默塞特躺在床上。节拍器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外面的街市仍然喧闹。

萨默塞特闭上眼睛,全神倾听节拍器。滴答滴答滴答……听见外面有两个男人在对着叫喊。萨默塞特辗转反侧,听着节拍器的响声,滴答滴答……

又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萨默塞特睁开眼睛。又传来玻璃声——瓶子碎了。萨默塞特坐起来,伸手去摸并抓起节拍器,把它摔到墙上。

106. 内景 萨默塞特的住处,客厅一当夜稍晚时

“砰砰”声。萨默塞特的弹簧刀打在挂在墙上的掷镖靶子上,刀片嵌入其中。

萨默塞特仍穿着睡衣。他亢奋清醒,穿过屋子,上前拨下弹簧刀;然后又走回原处,举刀投掷。弹簧刀再次击中。

萨默塞特又穿过屋子上前拨下弹簧刀,再返回原处,再投掷。“砰砰”声。

插入字幕:星期六。

107.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主要房间一白天

墙上的一只钟。钟面上显示 12 点 30 分。

108.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第二间屋子一白天

三个助理侦探在阅读“约翰·多伊”的笔记本。从另一间屋里传来电话铃声。

109. 内景 “约翰·多伊”的住处,主要房间一白天

一个助理侦探走进屋,走向放在床头附近的电话。电话已经加上了录音设备,配有扬声器和追踪设备。侦探打开这些装置后才接电话。

“约翰·多伊”(画外,从扬声器里传出):我又去干了一次。

110. 内景 豪华住宅的浴室一白天
萨默塞特和一个年轻女法医正在查看

这间装饰得女性化的浴室。他们俩都戴着橡皮手套。在水道口上的东西上全沾满了血,有一把剪子,一只皮下注射针头,急救绷带,医用纱布,一瓶麻醉剂和一片剃须刀与一管高级粘合胶。

女法医:他真的欺负了她,是不是呀?

女法医拉开塑料浴帘,看看里面的浴缸。浴缸里有几英寸水。水呈现出一团团的红色,上面漂着一些绷带和纱布。女法医小心地拉起浴缸的排水塞,水在流下时在排水口处直冒泡泡。

111. 内景 豪华住宅的浴室一白天

在一面与人一般高的镜子上,用一根牙签写着:“高傲”。下面还写着:“我不杀她。给她一个选择。”

在屋里有米尔斯和奥尼尔医生。奥尼尔在翻他的黑色提包。他们在床边,那里的地毯下面躺着一个死了的女人。她的头被草草地用宽大的白纱布和绷带裹着。纱布上溅有血点。她只露着眼睛和嘴。她的床上堆满了能构成一个动物园那么多的动物标本。她攥着一头剥制的独角兽。

当米尔斯走上前将她手中的独角兽取下时,萨默塞特刚好从浴室那边走进来。她的左手握着一个无绳电话,被她紧抱在身上。

她的右手拿着一瓶处方药丸。米尔斯想用一个小撬板撬开她这只手的手指,但是手指已被粘合胶与瓶子粘在一起了。米尔斯轻轻翻转女人的手,两粒红色的药丸从瓶子里滚到地毯上。

萨默塞特:安眠药。

米尔斯仔细查看她的左手。无绳电话也被粘在手里。奥尼尔拿着一把银光闪闪的薄剪子走上来。他俯身用剪子开始割开裹着女人面孔的绷带和纱布。

萨默塞特走向梳妆台。女人的坤包开着口放在那里。他翻出她的驾车执照,看见一张照片。这个女人在照片上妩媚之极。

萨默塞特: 你看他干的好事。

米尔斯正在看医生工作。

米尔斯: 他打伤了她又给她包上伤口。

萨默塞特(举起左手): 呼喊救命, 你就死不了了。可是, 你将会被毁容。(举起右手) 或者, 你就自己逃出苦难。

奥尼尔取下绷带。米尔斯把头扭到一边。不让观众看见他的表情。奥尼尔向侦探们望去——

奥尼尔: 他割下了她的鼻子, 向里面喷唾沫^①。是不久前干的。

112. 外景 城市街道—白天

米尔斯的车停在警勤区所前。萨默塞特和米尔斯从车里出来。他们在车流中向警勤区所陈旧的建筑艰难地靠近。

萨默塞特: 我决定在这里呆下去, 做完了这件事再走。或者做完这件事, 或者咱们俩都看着它永远做不完。

米尔斯依然态度冷淡。

米尔斯: 噢, 你现在想留下啦?

萨默塞特: 这两种情况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咱们抓住“约翰·多伊”, 或者让他干完他要干的七宗连环杀人案。这得需要几年的时间。

米尔斯: 你以为你呆在这里就是在帮我的大忙吗?

萨默塞特: 我在请求你再多几天把我当作你的伙伴。你就是在帮助我。

米尔斯继续往前走——

米尔斯: 你早知道我会同意。

萨默塞特: 不, 其实不是这样, 我一点儿底都没有。

萨默塞特和米尔斯走上警勤区所的门

阶, 在他们身后的街上, “约翰·多伊”的小车停下。更后面的车响起喇叭声, 请他让开。

“约翰·多伊”跨出车外。他的褐色的工作长靴, 短裤和上衣的下摆上沾满了血渍。他两手插在口袋里朝警勤区所走去, 好像在休闲散步。路旁的人们停下来看他, 并且纷纷躲避他。

113. 内景 警勤区所的接待室—白天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走过登记窗口和坐满戴着手铐的歹徒的长凳。穿警服的警察正押送着地痞流氓穿过。这是个流动不息的地方。两位侦探径直来到屋子尽头的那张宽大的工作台前。

萨默塞特: 这个案一办完, 我立马就走。

米尔斯: 惊人之语。

他们穿过一扇大门, 萨默塞特向通往楼上的楼梯口走去。米尔斯在工作台前站住。其他警察争相引起值班长官的注意。

米尔斯: 米尔斯和萨默塞特报到。

长官: 太他妈的好了!

站在工作台后面的另一个穿便服的警察俯身伸手交给米尔斯一张电话记录条子。

穿便服的警察: 你妻子今早给你打过电话。你行行好, 亲自给她回个话怎么样?

米尔斯点点头, 挥手打发他走开; 看也不看, 就把条子塞进衣袋, 赶快去追萨默塞特。

“约翰·多伊”(画外): 侦探。

米尔斯直向楼梯走去。

“约翰·多伊”(画外): 侦探!

米尔斯回过头去站住了。

“约翰·多伊”站在警勤区所的门里。他做出一个不易觉察的笑容。

① “填塞的”, 英文为 Stuffed. 成语 Knock the stuffed out of sb, 意为挫败某人傲气。——译者

“约翰·多伊”：我认识你。

萨默塞特也停下步子，回头看楼梯下方。米尔斯凝视着“约翰·多伊”，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约翰·多伊”举起双臂，好像说，“先生，我来了。”所有的眼睛都转向“约翰·多伊”浸透血渍的身影。所里突然变得几近寂静。

一个穿着警服的警察掏出枪，指向“约翰·多伊”。

穿警服的警察：就是他！

好几个警察放下正干的事情，急忙掏枪。米尔斯虽然还没有回过神来，也掏出了枪，同时从那个门口退回来。他用枪指着“约翰·多伊”。

米尔斯：趴下，趴到地下。

警察们从四面慢慢向“约翰·多伊”围拢上来。

一个警察：你听见没有，混蛋，快趴下！

萨默塞特也从那个门口退回来。

萨默塞特：小心！

“约翰·多伊”双膝跪下，两手伸向空中。米尔斯的心剧烈地跳着，用双手握住一支枪，一步步走向前，但离“约翰·多伊”还有一段距离。

米尔斯：趴下！脸冲下！

从后面上来一个警察，用一只脚轻轻踢“约翰·多伊”。

这个警察：伸直腿，两手向前伸直！

“约翰·多伊”顺从地脸冲下趴在地上。米尔斯跨步上前，把枪顶住“约翰·多伊”的脑袋。

米尔斯：不许动，

一点儿也不许动。

一个警察开始搜“约翰·多伊”的身上，另一个警察给他戴上手铐。萨默塞特来到米尔斯身旁。

萨默塞特：我难以置信。

“约翰·多伊”（向着萨默塞特）：喂。

给他戴手铐的警察直看萨默塞特和米尔斯。

警察：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警察举起“约翰·多伊”已被铐上的手。

“约翰·多伊”呻吟着。他的每个手指都包着绷带。

“约翰·多伊”想强挤出一个笑容。他的脸被压在地板上，眼镜歪了，枪顶着他的太阳穴。

“约翰·多伊”（对米尔斯）：叫我的律师来，我有话要跟他说。

114 警勤区所的观察室一白天

米尔斯手持一张指纹卡。墨黑色的指纹已被血污弄成一团无法使用的污点。

米尔斯、萨默塞特和警长站在黑暗中。米尔斯目光离开指纹卡，通过一块两面镜子向审讯室里望去。



在审讯室里,“约翰·多伊”被铐着双手面对墙壁坐着。他那样子不像是一个高超的系列杀手,倒更像是一个有怪癖的大学教授。不但没有盛怒难抑的迹象,反而用冷静得几近呆滞的目光东张西望。律师马克·斯瓦坐着边记录边与“约翰·多伊”说话。

警长:一有了指纹就被他削去了指尖上的皮,这就是我们在屋里找不到一个指纹的原因。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这么干,坚持削指纹,不让指纹再长出来。

米尔:他的存折和枪上有痕迹吗?肯定有东西表明他和案子有关联。

警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点迹象。没有贷款史。没有雇佣史。他用存折只有5年。而且一开始就用现金。我们甚至调查了他的家俱,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富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精神正常。咱们也许永远也闹不清他为什么会走上那条道路。

萨默塞特:因为他偶然叫了“约翰·多伊”。

米尔:咱们什么时候提审他?

警长:你别管,现在交给法庭了。

米尔:他不会自首的,上交毫无意义。

萨默塞特离开窗户,走到屋子那边坐下。

警长:诺,他就坐在那边屋里。我看不是没有用意。

萨默塞特:他还没有干完呢。

米尔:他又在咱们头上拉屎拉尿,而咱们却认了。

警长:你受的伤害太多了,米尔。算了吧。

警长走了。米尔怒不可遏,用手指顶着两面镜子,指关节发出“嘎嘎”声。

米尔(对萨默塞特):你知道他在羞辱咱们呢。

萨默塞特:也许这是你和我第一次完全一致。他不会就此罢手的。

米尔:噢……会他妈的怎么样,伙计?

萨默塞特:他还得杀两次人才能完成他的杰作,对不对?你设想一下,下一个会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想像他将会怎样做完这件事?

米尔瞥了一眼屋中的“约翰·多伊”。萨默塞特走过去,站在他身旁。

米尔:不知道。

萨默塞特:我可以告诉你。我认识他的律师。他叫马克·斯瓦。

米尔看看萨默塞特。

萨默塞特:他是召出维克多的人。(稍顿了一下)我们等着“约翰·多伊”的召供吧。

115 内景 警勤区所,萨默塞特的办公室一白天

米尔坐在办公桌前,伸直两腿。他正看着黑板。黑板上写着:

1. 贪吃(×); 2. 贪婪(×); 3. 懒惰(×); 4. 嫉妒; 5. 暴怒; 6. 高傲(×); 7. 好色(×)

墙上的钟指着:4点45分。萨默塞特把书放进盒子里,终于准备离开这里。

警长走了进来,他清清嗓子,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情令他非常不高兴。

116 内景 警勤区所,警长的办公室一白天

米尔和萨默塞特站在一起。警长坐在他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坐在他前面的是地区律师马丁·塔尔伯特。马克·斯瓦正在对他们说话。他显得紧张,但还没有失去自我控制。

斯瓦:我的委托人声称,还有两具尸体……还有两个受害人,被掩藏着。他愿带

侦探米尔斯和萨默塞特去看尸体,但只能是他俩。只能在今天6点钟的时候去。

塔尔伯特用手帕擦他汗涔涔的额头。

塔尔伯特:噢,天哪!

米尔斯:为什么是我们俩?

斯瓦:他说他佩服你俩。(对警长)我的委托人声称,如果这两个侦探不接受他的这个要求,那就永远也甭想找到那两具尸体。

警长:坦白说,律师。我们倾向于听任它们烂掉。

塔尔伯特:我们不做交易,斯瓦。

米尔斯盯了一眼斯瓦的脸。

米尔斯:对于他这类家伙的后果会怎么样?你不是挺在行的吗?

警长:说变就变,米尔斯。

斯瓦:法律要求我要尽全力为我的委托人服务,为他们的最大利益服务。

米尔斯背过身去。

警长:噢,我们会遵循这一点的。

斯瓦:我的委托人也希望能让您知道,假如您不接受,他将以精神错乱为借口,全部否定。

塔尔伯特(不针对某一个人):那就让他试试吧!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

斯瓦:好吧,马丁。我们大家都知道,由于这个案件的极端特殊性,我可以制止他那样做。

塔尔伯特揉着手中的手帕,在考虑他的话。米尔斯看看萨默塞特,萨默塞特也看看他。

塔尔伯特:我不会让这桩罪行轻而易举地滑过去,我此时此地就可以这样告诉你!

斯瓦:他说,如果你答应了他的特殊条件。接受了他的请求,他会签名承认所有的供词,认罪服罪……也就是此时此地。

塔尔伯特凝视着斯瓦。

警长(对米尔斯):你怎么认为?

米尔斯:我同意。

斯瓦:必须你们俩都同意。

萨默塞特:假如他当初声明他精神错乱,这场谈话就可以接受了。事实上,他是用这个说法敲诈咱们……

斯瓦:噢,是我的委托人告诉你们还有两具尸体的。假如新闻界发现警方对这一发现似乎不大关心……又不予以适当的安葬的话,他们会大做文章。

萨默塞特:谁知是不是真有两具尸体。

警长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

警长:从市区来的化验报告。他们对“约翰·多伊”的衣服和指纹做了快速化验,发现有他的血,他削自己指尖时流的血……还有被他割了脸的那个女人的血,以及一个第三者的血。此人是谁尚有待证实。

塔尔伯特(对萨默塞特):你应该押解那个已经缴械的人。

萨默塞特回忆着,看了看米尔斯。

米尔斯:咱们把这件事办完吧。

萨默塞特低头看地板,然后又看斯瓦。

萨默塞特(对警长):噢……请那个混蛋律师滚出房间,我们才好谈这件事将会怎么完整地进行到底。

117. 内景 警勤区所,浴室与更衣间——白天

萨默塞特向洗手池里伸出的手,捞出一个剃须刀片。萨默塞特和米尔斯站在洗手池旁,看着映在镜子里赤着上身的自己。他们正在刮涂满泡沫的下巴。萨默塞特在洗手池里掐灭他的烟蒂,然后用刀片刮去他双颊的须发。米尔斯也在刮脸。

萨默塞特:假如“约翰·多伊”的脑袋裂开,会从里面飞出一个飞碟。我想你也这么想吧。

米尔斯:我也这么想。

他们继续刮脸。

米尔斯:假如我不小心削掉我的一个奶头,会不会用一个人工制品补上?

萨默塞特只是轻轻一笑——

萨默塞特:我想会吧。(稍顿)假如你真是能够提出赔偿要求的人,我掏钱给你买一个新的。

米尔斯刮完胡须,用一块毛巾洗完并擦干脸颊。他神情变得十分严厉——

米尔斯:听着,萨默塞特……我么……

米尔斯停顿了一下,叹了口气。萨默塞特停止刮脸,看着他。

萨默塞特:怎么啦?

米尔斯:噢,我不得不告诉你……(稍顿)我认为我已经爱上你了。

萨默塞特(摇着头):放屁。

米尔斯(笑了,走出):吻我的嘴唇。

萨默塞特(仍在刮脸):你饶了我吧。

118. 内景 准备间—白天

萨默塞特和米尔斯都敞着上衣扣。一个女技术员在给米尔斯胸部安装微型无线电报机和话筒。

萨默塞特已经安装完毕,他正在试验这一贴身装置,看它是否灵敏。

女技术员给米尔斯做完装备。萨默塞特扣上他的上衣。技术员收好她的工具,走了。屋里安静下来。萨默塞特拿起他的防弹背心穿上。

米尔斯看看手表,也穿上他的防弹背心并且系紧,他看看萨默塞特。

萨默塞特取出一卷解酸药,倒出几粒。

米尔斯伸出手,等他给自己一粒。萨默塞特看了他一眼,往他手心里倒了几粒。米尔斯放在嘴里嚼着。

萨默塞特:穿上像冰一样冷。

萨默塞特拎起放在一把椅子上的枪。

米尔斯也拎起他的枪。他们俩同时打开枪检查,又同时合上枪。他们把枪放进各自背后的一个小枪套里。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萨默塞特伸出一只手,和米尔斯握着手。

119. 外景 城市街道, 警勤区所前—白天

太阳已西沉,街上阴影重重。在警勤区所的前面,聚集着一大群记者,在不安地来回走动。警察排成一队,将他们拦住。

马丁·塔尔伯特走出警勤区所大楼。他的两边都是警察。记者们蜂拥而上,闪光灯四下闪亮。

塔尔伯特伸出双手,准备说话。

120. 外景 城市街道, 警勤区所后面—白天

萨默塞特的汽车从有篱笆墙的停车处开出。车开上大街后加快了速度,在一个拐弯处驶进了苍茫的暮色。

121. 外景 摩天大楼的楼顶—白天

加里福尼亚全副武装地用双筒望远镜看下方的街市。楼顶上的风很大。

一个飞行员手提两个防护帽,从加里福尼亚背后走上来。一架闪闪发光的警用直升飞机停泊在楼顶机场上。

加里福尼亚:这么大的风会不会伤着人?

飞行员:只能更好玩儿。

自负的飞行员诡谲的一笑。

122. 内景 萨默塞特的车内—白天

萨默塞特在开车。米尔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他回头看隔离在铁栏窗那边的“约翰·多伊”。“约翰·多伊”坐在车的后排座位上。一条长链子把他铐着的手脚都拴在一

起。他身穿灰衣灰裤，虽然流着汗，但很平静，正望着车窗外。

萨默塞特：你是说，约翰？你真的是谁？

“约翰·多伊”看着萨默塞特在反光镜中的眼睛——

“约翰·多伊”：你是什么意思？

萨默塞特：我这么问的意思是，如果你透露一点点你自己的真实情况，有什么害处吗？

“约翰·多伊”（稍顿）：我是谁关系不大。我是谁毫无意义。（望着窗外，对萨默塞特）在这儿你应该向左拐……在红绿灯那儿。

米尔斯：咱们去哪儿呀？

“约翰·多伊”：你就会看到的。

米尔斯回头静静地看了“约翰·多伊”很长时间。

米尔斯：我们不是去收拾另外两具尸体吗，约翰？这不应该有什么新鲜的了。你不应该上报纸的头版了。

“约翰·多伊”：要想引起人们注意你，你不能只是拍他们的肩膀，而是得用铁锤子打他们的脑袋。这样你才能得到人家的重视。

米尔斯：什么使你得到人们的特别注意的呢？

“约翰·多伊”：不是我，我有什么可注意的。我一点也不特殊。（稍顿）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

米尔斯：我不愿捅破你吹的泡泡，但是除了你的虐待狂不同于一般的事实外，你犯下的这些大谋杀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约翰·多伊”：你知道，你没有说真话。

米尔斯：两个月以后，将不会有人记得发生过这件事了。

“约翰·多伊”眼睛看着地下，然后又抬起头来，几乎是羞涩地——

“约翰·多伊”：你不可能看见事情的全部……全部的行动还没有完呢。还没有完呢。可是，事情已经干起来了，它将会……

是……这样……这样……

米尔斯：把话说完。

“约翰·多伊”：事情会做得天衣无缝。人们将会难以理解这件事。这件事表面上看似很离奇……但它又将是可见可触的现实，所以人们又无法否认它。

“约翰·多伊”抿着嘴唇，眼睛瞅着地下。他两手握成拳头，把绑有绷带的手指头藏在汗涔涔的掌心里。

“约翰·多伊”：我等不及你们看出来，我等不及了……（稍顿，看着米尔斯）它真的将会成为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米尔斯：好，我将在全部时间里站在你的身旁，这样你就能保证让我知道这件事完整经过的真实过程了。就不会错过它了。

“约翰·多伊”：噢，你别担心，你不会错过的……

123 内景 在警用直升飞机里一白天
加里福尼亚用皮带拴牢，呆在飞机打开的舱门口。他拿着一支高火力自动步枪，戴着风镜、头盔和头戴式受话机。

“约翰·多伊”（画外，受话机里传出）：
噢……你将会看到。

还有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坐在直升飞机里。加里福尼亚后仰，目光转向前方的驾驶员。

加里福尼亚（对着头盔里的麦克风）：朝桥的方向飞去，紧紧盯住他们。但要保持距离。

驾驶员朝下面望望，点点头。

124 外景 城市天空一白天
直升飞机低飞，像一颗子弹掠过被污染的城市，朝正下沉的夕阳飞去。

125 外景 城市街道一白天

萨默塞特的汽车沿河的一侧奔驰在高速公路上。它正高速行驶向一座巨大的悬桥。

126. 内景 萨默塞特的车里一白天

“约翰·多伊”头靠在车窗玻璃上，激动地仰望前方的悬桥。他又向后靠坐在位子上，观看后窗的外面。然后又朝上看，咬着嘴唇，坐立不安的样子，活像一个圣诞夜的孩子。

萨默塞特从反光镜中看着他——

萨默塞特：你激动什么？

“约翰·多伊”：现在已经离得不太远了。（停顿了很久）我……我怀疑以前我是不是为此高兴过……米尔斯侦探会在某个时刻单独和我呆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望了一眼米尔斯）这不是实话吗？泰然地欺侮我而不受惩罚，不使你感到高兴吗？

米尔斯（故作嘲笑）：现在么……我不愿做那样的事，约翰。我喜欢你，很喜欢你。

“约翰·多伊”：你不会喜欢我的，因为你知悉这事的后果。在你们这些人眼里，虽然……一个人在工作中得到乐趣，才算没有毛病。（稍顿，摇摇头）我不否认我个人有欲望，想轮流惩罚有这种罪孽的人。我不过是按他们的罪孽给予他们合乎逻辑的惩罚而已。

米尔斯：你不过杀死了一群无辜的人，所以也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就是这么回事。

“约翰·多伊”：无辜？你不是说着玩吧？仔细看看我杀的那些人。一个胖子，一个几乎站不起来的令人喷饭的男人……假如你在街上看见这么一个人，你会指给你的朋友，他们会嘲笑你同这样一个人入伍。假如你在吃饭的时候看见他，你会一口饭也吃不下去。在干掉他之后，我选中了律师。你们俩一定暗暗庆幸我的选择。这是一个一辈子都靠想尽办法骗人赚黑心钱过日子的家

伙……希望街上永远有强奸犯和杀人凶手。

米尔斯：杀人凶手？

“约翰·多伊”（不理他）：一个女人……

米尔斯：像你一样的杀人凶手吗？

“约翰·多伊”（不理他，更大声地）：一个女人……如果在外不能是漂亮的，在家里也太丑，就会没法儿活下去。一个毒品贩子……实际上是个好男色的毒品贩子。（说到这里他笑了）噢，别忘了，这种正在妓女中蔓延的病。在世界上只有你才会说这样的败类是无辜的，摆出一张一本正经的面孔。（越说越来劲）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几乎在街头的每一个角落，确切地讲，在每一个家庭里，你都可以看到一种大罪。我们宽容了它，因为这太普通了，好像微不足道，我们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全都宽容了它们。不能再那样下去了。我选定了一个榜样，从今天起，人们将要为它迷惘，将要研究它，跟踪它。

米尔斯：夸大其辞的妄想。

“约翰·多伊”：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呢。

米尔斯：为什么？

“约翰·多伊”：你将为载入史册。这就是你该感谢我的原因。并且，我现在在这里的理由是因为我愿意在这里。

米尔斯：我们其实早就发现你了。

“约翰·多伊”：真的吗？你们后来只是在等待时机吗？是在逗我玩儿。是这样吗？直等到死了五个人后，你们才跑出来抓我？

“约翰·多伊”朝前坐了坐，慢慢地靠近米尔斯。

“约翰·多伊”（生气地）：告诉我是什么事暴露了我。在我举手走向你们之前，你们抓到了什么不利于我的证据？

米尔斯：我好像记得敲过你的门。

“约翰·多伊”：而我记得打破过你的鼻子。（身子更向前倾了）你现在活着，就是因

为我没弄死你。

米尔斯：靠后坐。

“约翰·多伊”没有靠后，反而离铁栅栏更近了——

“约翰·多伊”：我饶了你一命，你下半辈子，每次照镜子时，都别忘了看看你脸上的那个鼻子。换言之，你的下半辈子是我给的。

米尔斯被激怒，一拳打在栅栏窗上。

米尔斯：我说过，靠后坐，混蛋。靠后坐，闭上你的臭嘴！

“约翰·多伊”靠后坐了坐，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徐徐吐出。

在前排座位上，萨默塞特向米尔斯投去关切的一瞥后，又望向反光镜。

在反光镜中，“约翰·多伊”安静了，朝萨默塞特笑了一下。

然后，“约翰·多伊”又将他的注意力转向观看后面的窗外景色了。他的脸贴着玻璃，观看窗外掠过的景致。

米尔斯朝前坐好，让自己的怒气平息下来。“约翰·多伊”一直凝视着窗外。很久没有说话。

“约翰·多伊”：不要问我是不是怜悯那些被我杀死的人。我不怜悯他们，正像我不怜悯成千上万死于索多玛和蛾摩拉城^①的人。

米尔斯想不让他说下去，却没能做到，而是没好气地说——

米尔斯：你放屁。你真的以为你是在做上帝的工作吗？

没有回答。“约翰·多伊”正把一个指头伸进大拇指的指尖里。从绷带下面滴出了血。

“约翰·多伊”：上帝以神秘的方式工作。

127. 外景 天空—薄暮

直升飞机在熏得黝黑的大工业区上空

飞行，飞过冒着黑烟的烟囱。天空变成绯红色。

128. 内景 警用直升飞机里—黄昏时分
加里福尼亚探身回望城市。

129. 外景 工业区的马路上一薄暮
萨默塞特的车开过多石的荒凉马路，朝工业区飞奔。汽车扬起的尘土被风刮向空中。

130. 外景 天空—薄暮
直升飞机缓缓下降，向工业区的这片马路靠近。这里是通向广袤的沼泽地的惟一的道路。
已远远离开了工业区。

131. 内景 警用直升飞机里—薄暮
加里福尼亚仍持枪探身在机外，观望着下面的沼泽地。

加里福尼亚：这一带没有任何埋伏。这儿什么他妈的都没有。

驾驶员（画外，从受话机里传出）：我们早到了两分钟，他们来晚了。

加里福尼亚：爬升，直上。在60秒内，掉头朝西去。

132. 外景 天空—薄暮。
直升飞机在爬升，在飞离此地。

133. 外景 工业区的马路上一薄暮
萨默塞特的车从路上开来，两旁全是沼泽。

① 《圣经·旧约》中，因居民罪孽深重而被上帝毁灭了的两座城市。——译者

汽车减速,然后停下。米尔斯从车里出来,走过去拉“约翰·多伊”出来。萨默塞特也从车里出来,向东边的工业区和远处的市区看看。天正黑下来。

萨默塞特走过去,向西边看看。那边的天空还红着呢。在远处,隐约可以看见一列客车正驶向隐没的太阳。

萨默塞特望着那列火车,同时走到路边。他低头向下看,然后退回他刚刚看见的一个东西。

在草丛中躺着一条死狗。已陈旧、腐烂了。

萨默塞特回到车边,“约翰·多伊”和米尔斯一起站在那里。“约翰·多伊”用带手铐的手指着死狗,露齿一笑——

“约翰·多伊”:这不是我干的。

134. 外景 沼泽地—薄暮

风呼啸着,吹打在“约翰·多伊”身上脸上。他正穿行在沼泽地的泥泞里。深陷的泥淖和过短脚链使他走得很慢。他的鞋子和裤子上沾满了污泥。米尔斯押解着他。他警惕地看着前方。萨默塞特跟在他俩后面。

“约翰·多伊”不时回头看停在路边的汽车。

米尔斯:你在找什么呢?

“约翰·多伊”又朝向前看了。

“约翰·多伊”:几点钟了?

萨默塞特:问这个干啥?

萨默塞特看看自己的手表。七点过一分钟。

“约翰·多伊”:我就是想知道。

米尔斯揍了他一把。

萨默塞特忧虑地回头看了一眼工业区的马路。

米尔斯:好好往前走你的路。

“约翰·多伊”:快到了。

萨默塞特:米尔斯!

米尔斯和“约翰·多伊”一起回头看萨默塞特。萨默塞特面向工业区的马路,指着那里。一辆送货车尘土飞扬地驶来。

萨默塞特望着米尔斯,米尔斯望着萨默塞特。他们同时掏出枪。萨默塞特朝向马路。

萨默塞特:你看好他。

米尔斯:等等!

萨默塞特:没有工夫商量这个了!

萨默塞特回转身跑向那辆送货车。“约翰·多伊”迈步跟在萨默塞特后面走过去。

“约翰·多伊”:他到哪里了。

米尔斯举枪对准“约翰·多伊”的脑袋。

135. 外景 沼泽地,靠近工业区的马路上—薄暮。

萨默塞特一边气喘嘘嘘地跑着,一边打开防弹背心的罩,朝藏在其中的麦克风讲话。

萨默塞特:……一辆送货车正朝工业区马路开来。从东边来的。

136. 内景 警用直升飞机里—薄暮

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沼泽地在远处,而落日更在沼泽地之外。舱内加里福尼亚身边还有一个警察。加里福尼亚在用双筒望远镜观看。

萨默塞特(画外,从受话机里传出):送货车从东边开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车,请快过来,快过来。

137. 外景 工业区马路附近的沼泽地—薄暮

萨默塞特边在泥淖里趟行,边继续说着话——

萨默塞特: 请时刻准备行动, 等我的信号。等着我。

138. 外景 沼泽地—薄暮

米尔斯一直用枪看守着“约翰·多伊”, 眼睛看着远处的萨默塞特。

“约翰·多伊”: 这倒好, 咱俩有时间说话了。

“约翰·多伊”忽然又向前走。

米尔斯: 跪下。双膝跪下!

米尔斯揪住“约翰·多伊”用一只脚踹他的窝, 把“约翰·多伊”踹得跪在脏水里。

米尔斯在“约翰·多伊”身后站好了位置, 使“约翰·多伊”和自己之间隔着马路。这样, 他就既可以用枪看着“约翰·多伊”, 又可以望着萨默塞特了。

139. 外景 沼泽地, 工业区的马路上一薄暮

萨默塞特走向马路, 他向车走去。他对送货车挥手, 示意其停下来, 并向空中鸣枪示警。送货车已开到一百码远的地方了, 但仍在向前开。

萨默塞特朝它走去, 屏住气, 用枪指点着——

萨默塞特: 送货车停下! 停下!

送货车刹车, 在松软的马路上仍然滑行了一大段路后, 才停下。萨默塞特走上前, 在离车大约 10 英尺的地方停下。

萨默塞特: 出来! 双手抱着头出来! 马上出来!

送货车司机推开车门, 慢慢腾腾地下了车, 顺便摘下了他的遮阳眼镜——

送货车司机: 我的天, 伙计, 你想开枪打我!

萨默塞特: 转过身去, 两手抱住脑袋!

送货车司机: 这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呀?

萨默塞特: 你是什么人? 来这里做什么?

送货车司机: 我……我来这里是送一个包裹的。

140. 内景 警用直升飞机—薄暮

直升飞机在工业区的上空盘旋, 加里福尼亚在谛听。

送货车司机(画外, 从受话机里传出): 就是一个包儿, 是这位让我交给……戴维。侦探戴维·米尔斯的。

加里福尼亚: 他妈的。

飞机驾驶员回头看了一眼加里福尼亚。

飞机驾驶员: 咱们行动吧。

加里福尼亚: 不, 等等, 萨默塞特!

141. 外景 沼泽地—薄暮

米尔斯和“约翰·多伊”都能看见萨默塞特与送货车司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站着。送货车司机走到车的后都, 打开车的后门。

“约翰·多伊”: 我说过我佩服你……我过去是那么个意思, 我现在还佩服你。

米尔斯虽然眼睛盯着送货车, 但手中的枪一直顶着“约翰·多伊”的后背。他手指搁在扳机上。

米尔斯: 闭嘴。

142. 外景 沼泽地, 工业区的马路上一薄暮

送货车司机从车的后门拿下来一个大约一英尺见方的包裹。

送货车司机: 这位付给我 500 美元, 让我把这个包交到这里。他要求的时间是 7 点整。

萨默塞特: 放下。放在地下。

送货车司机: 好的……

他把包放在地下后, 手抱着头走回原

处。

萨默塞特望望沼泽地,看见“约翰·多伊”跪在泥地里,米尔斯站在他身后。萨默塞特看看包裹。上面写着:侦探戴维·米尔斯收 轻拿轻放。

萨默塞特(对送货车司机):走,离开这儿!

送货车司机赶紧后退,跌跌撞撞爬进送货车。萨默塞特拉上防弹背心,对着麦克风说话——

萨默塞特:这里有个包裹,是“约翰·多伊”叫送的。

送货车突然开走了。萨默塞特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他把枪塞进枪套,围着包裹踱步。

萨默塞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抬头看远处的米尔斯和“约翰·多伊”。

143. 内景 直升飞机里—薄暮

加里福尼亚在舱里等着,听着,看着外面血红色的天空。

萨默塞特(画外,从受话机里传出):我这就想办法打开它。

144. 外景 沼泽地—薄暮

米尔斯看见萨默塞特在那包裹边蹲下。

“约翰·多伊”:我但愿能做一个像你一样的正常人。我但愿过上简朴的生活。

米尔斯:又在放什么狗屁呢?!

145. 外景 沼泽地,工业区的马路上一薄暮

萨默塞特掏出他的弹簧刀,“咻”地打开。

他切开包裹的封口,用手轻轻摇了摇,迅速切开封口。他将盒子打开,从里面拉出

一些泡沫塑料块。

146. 内景 警用直升飞机里—薄暮

飞机驾驶员咬着牙说——

飞机驾驶员(对着头盔里的麦克风):行动吧!

加里福尼亚:我们再等一等!

加里福尼亚在倾听。

萨默塞特(画外,从受话机里传出):噢,天哪……天哪……

147. 外景 沼泽地,工业区马路上一薄暮

萨默塞特步履维艰地向后倒退,离开那个打开的盒子。他面如白纸,眼睛里充满惊恐。他靠在自己的车上,才没有跌倒。他用手背捂着嘴,显得沮丧,晦气。

萨默塞特:别……

148. 外景 沼泽地—薄暮

米尔斯望着萨默塞特,一手揪着“约翰·多伊”的上衣。

米尔斯:起来,站起来!跟我走!

“约翰·多伊”站起来,跟着走。米尔斯朝萨默塞特走去,他走得很快,“约翰·多伊”跟不上。

“约翰·多伊”:你已经为自己创造了有道德的好生活……

米尔斯:闭嘴!

“约翰·多伊”跌倒,米尔斯使劲把他拽出苇丛。

149. 外景 沼泽地,工业区马路上一薄暮

萨默塞特擦干嘴角上的唾沫,抹去眼中的泪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望远处押着“约翰·多伊”的米尔斯。

萨默塞特:嘿,妈的,别……

萨默塞特挺直身子,尽量振作起精神,
咽了一口口水,掏出枪——

萨默塞特(对着麦克风):听我说……听我说。你们无论如何不要到这边来。迅速离开此地。不管你们听到了什么,都不要过来!(朝向米尔斯)“约翰·多伊”已经占了上风。

萨默塞特拾起他的弹簧刀,折叠合好。然后走进沼泽地。

150. 外景 沼泽地—薄暮

米尔斯看见萨默塞特走过来,便拉起站在他前面的“约翰·多伊”。

“约翰·多伊”(安然地说):他过来了。

米尔斯(对着萨默塞特叫):出他妈什么事了?

“约翰·多伊”(对米尔斯):我想让你知道,我想过和你一样的生活。

萨默塞特开始朝米尔斯这边跑来,泥水四溅。

萨默塞特:米尔斯,把枪放下!把枪扔掉!

米尔斯从“约翰·多伊”身后走到前面,提着枪朝萨默塞特走去。

米尔斯:怎么啦?

萨默塞特只离他50码远了,并还在接近——

萨默塞特:把枪扔掉!

米尔斯:你说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

“约翰·多伊”:您听见我的话了吗,米尔斯侦探?我在说我是多么地佩服您……还有您的妻子特蕾茜。

米尔斯停下步伐,回身转向“约翰·多伊”。“约翰·多伊”对着他一笑。萨默塞特已走上来。

萨默塞特:扔掉你的武器,侦探!立即扔掉!

米尔斯(对“约翰·多伊”):你刚才说的什么?

“约翰·多伊”:一个新闻界的人士从你们警勤区所的人那里收买消息真是容易得惊人啊。

萨默塞特:戴维……请……

“约翰·多伊”:今天早上你上班后,我去过你家。

米尔斯顿时感到刺骨的恐惧。

“约翰·多伊”:我想当一回丈夫……想尝尝一个正常男人的生活,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就拿了一件纪念品。

米尔斯扭头用恳求的目光看着萨默塞特。萨默塞特伸出一只手。

萨默塞特:把枪给我。

“约翰·多伊”:她的美丽的脑袋。

米尔斯:萨默塞特……

“约翰·多伊”:因为我嫉妒你的正常生活。嫉妒是我的罪过。

萨默塞特的眼泪夺眶而出。

暴怒从米尔斯的心中迸发,他转身举枪对准了“约翰·多伊”。

萨默塞特举枪指着米尔斯。

萨默塞特:不能!

米尔斯看见萨默塞特的枪,便把枪转向萨默塞特——

米尔斯: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萨默塞特:我不能让你那么做。

米尔斯朝前走了几步,怒火中烧——

米尔斯:放下你的枪!!

萨默塞特:请……不要这么做……

米尔斯:放下你的枪,萨默塞特!

片刻的沉默。萨默塞特握枪的手在发抖。旷野的风吹拂着他们。远远地传来直升飞机的声音。萨默塞特扔下自己的枪。

萨默塞特:戴维,听我说……

米尔斯回身掐住“约翰·多伊”的喉咙,

用枪顶住他的前额。他已气昏了头。

萨默塞特把手放到身后,悄悄打开弹簧刀。

萨默塞特:他要的就是这个!他就是要让你这么干的!

“约翰·多伊”用疯狂的充满期待的眼光,盯视着米尔斯的眼睛。

“约翰·多伊”:杀了我吧。

“约翰·多伊”低了头,等着被杀。

米尔斯用枪顶着他的头,在盛怒中犹豫。

萨默塞特从旁边向他俩靠近。

米尔斯(对萨默塞特):别过来!离得远远的!

萨默塞特在身后握住弹簧刀的刀片,准备随时投掷出去。

萨默塞特: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米尔斯踢“约翰·多伊”,把他仰面翻倒在地上。这时,直升飞机飞来了。

米尔斯站在“约翰·多伊”的身旁,居高临下地用枪指着他。

“约翰·多伊”:她乞求我饶她一命,饶她肚子里孩子的命。

米尔斯脸上显出慌乱……然后变成一阵惊恐。

“约翰·多伊”的眼中流露出惊慌——

“约翰·多伊”:你原来不知道啊。

萨默塞特:不!

萨默塞特伸手要投掷刀片,但米尔斯反应过来,转身朝萨默塞特开了一枪——“砰”。萨默塞特飞身一跃,子弹穿过他的一个肩膀,正好在防弹背心开口处爆炸。萨默塞特摔到地上,大叫一声,血流了出来,他扭动着身躯。

米尔斯转身把枪对准“约翰·多伊”。

151. 外景 直升飞机—薄暮

直升飞机在沼泽地上空盘旋。加里福尼亚拿着枪向机外探出身子。受话机里传出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砰—砰—砰—砰—砰”。

插入字幕:两周以后。

152 内景 医院病房—白天

穿着医院睡衣的萨默塞特坐在轮椅里。他的上半个胸和一侧肩膀上绑着绷带。他正凝视着窗外的城市建筑。

警长(画外):嘿,萨默塞特。

萨默塞特回头看见警长。萨默塞特看上去显得虚弱、苍老了一些。

萨默塞特:你好。

警长走进来,还带着一样东西,不过暂时藏在身后。

警长:感觉怎么样了?

萨默塞特:现在呼吸不疼了,所以我想我好多了。

萨默塞特惨然一笑。警长坐在他的床沿上。

警长:警勤区所的小伙子们听说你今天出院,总之,大家伙都凑份子帮你……

警长从他身后拿出一个用一条工具皮带捆着的工具袋,交给萨默塞特。萨默塞特看了看,放在膝盖上,真诚地笑了。

萨默塞特: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警长:我们都认为你最需要各种工具,你会用它们修出你叫房子的那种狗屁东西。

萨默塞特:对,那是真的。

萨默塞特仔细地观看工具袋里的工具。

警长:大家都希望你走之前留下,说声告别。可是我告诉他们说甬想。

萨默塞特(没有抬头):那太难办到了。

警长站起来——

警长:我得走了……可是,这里还有一样东西。

萨默塞特抬起头, 警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警长: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接受它。封皮早已磨损了, 是米尔斯写来的。

萨默塞特没有说话, 停顿了一下, 伸手接过来。

警长: 他正在受审。

萨默塞特: 我从报纸上看到了。

萨默塞特望了那封信一眼。

警长: 我想……从怎么对你有利着想。我不知道信里说的是什么。那我就先告辞了。

萨默塞特: 我以后去看您。

警长点点头, 到走廊上去了。

萨默塞特将轮椅倒回窗户处。他看了一下信, 稍停了一会儿, 终于将它打开。信在里面是折叠着的。信纸上写道:

你是对的。你在哪件事上都是对的。

萨默塞特折上信, 有些不知所措。

153. 内景 医院的护士站—白天

萨默塞特穿着便装, 在繁忙的工作台前填写一张表格。一个护士取走这张表格, 并递给他一个牛皮纸大信封——

护士: 给您的, 萨默塞特先生。

“先生”的称呼令萨默塞特不禁回头看了她一眼。

护士: 有事吗?

萨默塞特: 没事儿。

154. 外景 医院—白天

萨默塞特疲倦地慢慢地走下楼梯。他手里捏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和一个小提箱。大街上的车辆行人熙来攘往。

他走到人行道上, 放下提箱, 打开那个牛皮纸大信封, 看看里面。他挑选着依次取出里面的东西, 先取出他的钥匙, 放进衣服

口袋……

当他又一次把手伸进信封里后, 拿出来的是那个上面有朵褪了色的红色玫瑰花的方形墙纸。墙纸上留有干了的血渍。萨默塞特把大信封放在提箱旁边的地上。

他看着玫瑰花, 想抠掉上面的血渍。

他抬头望去, 眯缝着眼看他周围喧嚣热闹的城市。看大楼之间形成的陡峭峡谷。

看小轿车、公交车和出租车在街上赛跑。

看一个人躺在路边的垃圾堆里自言自语。

看他身旁走过的穷苦的人们。

萨默塞特又掏出米尔斯写来的那张纸条: 你是对的, 你在哪件事上都是对的。

一个父亲拉着他的小儿子从他旁边走过。萨默塞特转身看着他们走过去。看见父亲伸出双手举起儿子, 把儿子抱在怀里。孩子笑着搂紧父亲。

父亲捧住儿子的头, 亲吻他的脸蛋。儿子报以深情的回吻。

萨默塞特看着他们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他回过头看看自己手中的纸条, 颓然一声长叹——

萨默塞特(对自己): 噢, 人哪……

他又叹了一口气, 感到筋疲力尽。

他把褪色的纸玫瑰花放进米尔斯写的条子里, 然后把它们折叠在一起。

他把它撕成两半, 继续撕下去, 一直撕成碎片。

155. 外景 警勤区所里—白天

门外街上的车辆过来过去。警察们进进出出。

萨默塞特走上楼梯, 走进楼上的办公室, 随手关上身后的房门。

(完)